

卷頭語

滾滾激流，隨着時光消逝，風雲隱退，時局的變遷而不復返，而昔日浩瀚澎湃的飛瀑在可奈何之下；也變得懦弱無力，漫無目的地奔流在那渺無邊際的平原上，等待着，等待着明年的春天再來。那粗糙的砂粒，也被琢磨得光滑晶瑩，沉思着往日的道路，波折，宏圖。站在那平原底年青人低聲問道：「你可告訴我，源頭的風光是怎樣的呢？是不是像燦爛的旭日，充滿溫暖與活力。」

「我真不明白，為什麼老是這麼多人都嚮往着以往的日子，令我厭煩死了，這麼辛苦地才能爭到這個地方來，舒舒服服日子不好嗎？何必多談呢？算了吧算了吧！」

「你告訴我吧！冒着艱辛險阻，一步一拐地踏着前人的足跡，去追尋那宏偉的理想？還是隨着支流而下，直奔到那汪洋大海，還是……」

醫風 Caduceus '80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 UNION MEDICAL SOCIETY PUBLICATION VOL 12
香港大學學生會醫學會刊物

Vol.11 No.12 and Vol.12 No.1

第十一卷第十二期 第十二卷第一期 合刊

析學運，話將來—— 談學運的價值

學運的價值在那幾方面？

「總結很多參與者的意見，學運的價值始終是歸於改革社會，改善社會。但考慮它的直接效果，則學運的作用可分為二：一、教育同學；改變同學，使他們在進身社會之後，改變社會上不完善的地方。二、立即作出社會改革。回顧學運的歷史，以上兩個效用的比重因時代和形勢而改變。」

有關教育同學一方面，大致上有兩個目標：一、要令同學對低下階層產生感情；二、令同學們從實踐中掌握自己的一套階級分析，對社會運行有一個透視的眼光。」

以上都是一班醫學院的同學，在一次討論有關學運的座談會上所給的意見，可以說是一個從社會角度出發的理性的分析。

然而，我們深信要評價或了解學運的價值是需要一個更細緻和深入的分析。其中應該包括對學運發展的模式，學運者參與的事情的本質和同學心態的掌握和描繪。但要做到這麼一個分析談何容易。

然而我們認為實踐的經驗最為寶貴，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所以今期我們約了幾篇特稿，都是幾個活躍學運的同學談他們的體驗的文章。

包括：

一、與貧窮及受壓迫者連結在一起

作者余德新醫生，他把寶貴的大學時光大部分貢獻給社會的低下層，為他們奔波勞碌，他的文章就是總結這五年耕耘的意義及作為一個醫生的價值。對於我們這羣未來醫生，我們又該如何思索我們行醫的價值呢？

二、一點感受——也來談學運

作者把在大學頭三年的學運參與中的感受寫給大家，對於沒有參加學運的同學，對很想瞭解參與者心態的同學來說，本文更是不可不讀。

三、低潮中的徘徊——踏入八十年代的香港學生運動（上）

作者為上屆港大學生會會長，本文是繼續上期「石天」君的討論，全面分析近幾年香港學運的發展及指引八十年代的步伐，是一篇劃時代的對學運方向具指導意義的巨著。

在此總結「析學運，話將來」的專題中，我們特別覺得，對於一、二年級

的同學來說，學運可能是一個陌生的名詞，但我們誠懇地希望大家細細咀嚼以上的特稿，回味思索自己學習和未來行醫的意義，好使在未來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進步力量！最後，我們以黃德明博士的一句說話獻給大家：「學生就是社會的良心。」（訪問稿：「一席話」）

一席話



出席：黃德明博士（生理系講師）

袁兆燦
胡兆雲
高興基

整理：胡兆雲

在一個晴朗的中午，我們坐進黃博士的汽車往 Main Campus，午餐飽嘗過後，我們和黃博士閒談了整整個多鐘頭，得益良多，不欲獨享其益，乃公諸同好。

問：黃博士，聽說你在中大唸書時曾任崇基學院學生會主席並積極參與和推動學生活動，可否講講你的經歷給我們聽？

黃：還記得，當時學生會所辦的活動多屬遊藝、娛樂或體育性質；不過那一年發生過一件事，觸發了同學跑進社會，認識社會——那就是天星加價。很多同學都覺得天星加價實有不合理的地方，所以我們就組織起來，作出反應。

若果你問我做了一年主席有何感覺的話，我會覺得它影響了我的功課。這是無可避免的，所以我經常強調同學要考慮平衡自己的能力去參加或發動同學參與活動。但無論怎樣，我肯定了參加學生活動的意義。對於個人來說，它令參加者看更多事物，有更多辦事的經驗，增強對自己的信心。

問：你覺得現在的學生活動與往日的有何改變？改變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黃：我想最主要的分別是同學已開始走進社會，雖然這仍不是大多數同學的取向。這是進步的，應該繼續下去。

若問這個轉變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有兩個：一、香港的學生受到世界各地學運思潮的影響。二、自從六九年之後，來自低下階層的大學生漸漸多了。他們來自較貧苦家庭，當然就更了解低下階層的生活，對他們就更加關心了。這兩者比較，前者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問：黃博士，可否就你所觀察到的評價一下香港學生運動的發展？

黃：我剛才也說過，從象牙塔走到社會是個特點，是好的，可是如果學生運動加入了政治因素的話，學運就會變質，失去其意義了，在這裏我所指的所謂「加入了政治因素」是指盲目地支持某個政權或政黨。還記得當我任學生會

主席的時候，某個議員候選人曾叫我幫他拉票，我沒有答應，因為同學對這個問題應有自己的抉擇。又記得在反天星加價運動中，某報章曾登載署名「崇基五百同學」發表了某篇文章，指責崇基校方及學生會許多措施。我當時還在考試，我們得悉了這件事情之後都很憤怒。後來我們發動了簽寫信澄清運動，很多同學支持。以上我講的兩個例子是說明了學生運動兩個很重要的原則：前者說明了學生運動是獨立自主的，它應該充份反映同學的動態而不受任何外界力量所支配，後一個是說想學運是自發性的，最後我想加句說話：同學們應該對自己做的說的負責任。應該做的，有意義的，就應該盡所能去做。不要退縮。但所做所說都應有所根據，是想清楚的。

在我印象之中，四人幫時代那一個階段，香港學運是比較失色的，甚至可以說是香港學運史中一個污點。最主要的問題是它未能代表大多數同學，及似乎未做經詳細考慮後而做的。導致那樣情況的產生的原因我也不大肯定。不過我猜測有以下幾個可能性：一、跟風，人家說是就是，說不是就不是，沒有自己的主見。二、部份學生的信念問題，我知道當時對國內的狂熱氣氛是很重的，這或許會影響了同學們看清事物的能力。三、職業學生的誤導，不過這純屬猜測。

問：黃博士，你覺得大學生在社會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呢？

黃：毫無猶疑地說：學生就是社會良心。為什麼？一則他們是知識份子，對社會有一定的認識，二則學生是比較有正義感，比較有理想，試問若果他們不開聲批評社會不合理的地方，又有誰會挺身而出，供棄自我利益，而謀求社會進步？我覺得大學階段對同學來說是個很重要的階段，它對同學未來品格的定型有一定的影響，同學們應該好好利用它。

聽過黃博士的一席話後，我們覺得對做人做事方面吸收到很多值得參考的經驗，你認為怎樣呢？

八零年啓思 編委會

顧問：黃志昭博士

總編輯：袁維基

副編輯：袁寶榮 袁兆燦

常務秘書：林文英

行政秘書：關鼎榮

財政：林紹良

流傳：劉修華

對外聯絡：高興基

資料：馮志榮

去屆代表：何汝祥

記者組：

唐漢軍 梁永雄 鄭鎮秋 黎滿勝
林文英 范耀華 孫偉浩 張羽一
姚家聰 林家慶 馮小玲 劉少懷

專題組：

胡兆雲 高興基 李淵舜 馮志榮
廖慶榮 孫偉盛 曾慶泉 關鼎榮

文藝組：

丘國維 沈祖明 劉耀南 李蔭祥
鄭明銓 鄭沃林 黃就明 林禮根
陳惠娟 謝文華 梁耀昌

美術組：

方方正 何大偉 余國照 李蔭祥
羅冠球 姚家聰 陳惠娟 謝文華

時事組：

關子凱 袁兆燦 翁德璋 高興基
馮志榮 林禮根 曾繁光 范德穎
曾慶泉 郭寶賢 周永信 葉麗娜
袁寶榮

其他編委：

郭天福 張錦流 張桂杰 甘啓文
易餘慶 董偉杰 單宗佑

The Editorial Board Wishes to Thank
the Glaxo, H.K.LTD. for its Special
Support.



與貧窮 及受壓逼者連結

余德新

(一)前言

接到「啓思」編委的邀請，要我寫一篇有關學運的文章，談的是在學生時期所學到的，得到的經驗，到現在做事時有沒有幫助。看了第十一期「啓思」後，發覺「啓思」編委可能找錯對象；報上回顧十年學運的歷史裏，自己參與過的，着實很少，而參與事件中，亦不是以大專學生名義投入，實未能以學運的積極參與者名義來寫這篇文章；幸而，編委說可以多抒發一些感受。其實離開醫學院已有一年半，亦很惦念各位兄弟姊妹，也樂得有機會和各位談談。

(二)對近年學運的評價

點題太尖銳了！其實亦不可能在這個地方全面去談這個問題，只是想把近年自己觀察到的一些問題，和大家分享。

首先要談的，就是學運的方向。上期「啓思」給學運下了一些定義（要義）。

一、學生運動是關乎學生的，是有別於社會運動，它同時反映出學生的特質。

二、「運動」有兩個含意：

甲、它必定是羣衆性的；單獨或個別的行動取向不算運動。

乙、它必定是有向性的，是朝着某個目標前進發展，當然這個目標取向是受着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影響的。

我不敢完全同意以上所說的。

是的、學生運動是關乎學生的，但不應該有別於社會運動，學生運動其實是整個社會改革運動的一部份，她應該是社運的先鋒。

近年學運的主要錯誤，就在於未能連結社運，未能與廣大貧窮及受壓逼者站在一道，去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是的，學運有別於社會運動，這就是近數年來的一個寫照；於是乎，學運的重點就成了當時的所謂派系鬥爭，單單爭取同學利益等，亦成為了在會議桌上和校園內大字報裏的風潮，而當時的所謂學運領導及積極參與者，就是那些能不斷參與冗長、甚至通宵達旦的會議，那些

積極演講辯論和寫大字報的風雲人物。對於整個社會，特別是低下階層，根本就談不上有絲毫的影響。

在殖民地精英主義教育制度下，香港的大學生已是獲得優待的一羣；有時為自己爭得太多權益的時候，可倒忘了低下階層的苦況。當然，近幾年來，同學亦有參與一些社會性事件：如金禧學潮、菜園村暴力清拆及艇戶爭取上岸等；**可惜，有部份同學的投入，只是因為他們是所謂學運的領導者或是學院活動的負責人，而不是真的願意了解貧下階層的苦況和與他們連結一起爭取權益。**往往就因為出發點的錯誤而導致不能堅持。因為缺乏對貧窮及受壓逼者的認同，甚至會憑着所謂知識份子的道德感，去譴責他們的行動——八月風暴後，沉艇毀家園之艇戶進入本應用作收容他們的漆咸道臨時安置所後引起部份參與大專學生的反應。

問題的第二個惹結，就是學生會的功能和活動與學生運動，混淆不清。很多人以為學生會是學運的唯一領導，又將學生會的活動都看成為學生運動。其實學生運動不一定要由學生會去領導，而學生會的功能與活動亦不單是去攪學運。意識上的錯誤，就導致學生會領導人有顯得習情失策之難，而亦因為競爭學生會（錯誤的被相等為學運）的領導權而加劇了前些時候的所謂派系鬥爭。

回顧大學三年裏，在所謂「學運」中，其實並無學到有用的東西，有的，就只是反面教材罷！

(三)醫學院裏說乾坤

記得三年級辦迎新時，就有一位好同學在「啓思」上寫了篇迎新的文章，說醫學院內形勢大好，同學們都比較進步，越來越多同學參與討論及認識問題，並且投入醫學會及增生會的活動等。當我看完文章後，就向他提了一個不能解答的問題：你說醫學院內同學都很積極參與學運，那麼請你告訴我，和你朝夕相處的本班同學，究竟又有多少學運的積極參與者呢？我告訴他切勿自我吹

噓，製造假像，就寫得幾乎連自己也欺騙了。

無可否認，醫學院同學的參與是比七〇年代初期較為積極，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活動的形式，但這些改變，並不應該妨礙我們去看真正的現實。任何積極於醫學院活動的同學都不能否認，實際參與所謂學運（指文康體活動外）的同學，只是少數份子，而這些同學裏，又以一二年級同學居多；其實很多醫學院同學的心態仍未有基本的改變。試觀近年學生會迎新「荷花池之夜」中部份醫學生的表現，就可以看到六十年代的心態，仍然保留，雖然「學生會之夜」及「醫學院之夜」已相繼取消。

想當年門垮「醫學院之夜」，亦並不是什麼大躍進，只是低班同學不滿高班同學的欺負及一些高班同學不滿其他同學瘋狂行為的表現而矣。其實當時亦未有把這個矛盾，提升去認識社會上壓逼者和受壓逼者的矛盾實況，亦未能引導醫學生去思考將來當醫生後與病人的「高低」關係。

最受醫學生關注的參與社會活動就是每年的大型健康展覽，辦過了那麼多年，形式上仍然沒有大的改善，只是例行活動而不是運動。大概是醫學生仍然太着重擁有及顯示自己的專業知識而不欲去面對真正的問題及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去協助受壓逼者。

幸好，近年低班的同學實際參與社會的行動，如大澳及坪洲的活動，雖然本身沒有參與，但從「啓思」報導看來，總的方向是好的；希望你們這般精神能維持到高班或甚至是畢業後，更希望你們能和接觸到的貧下階層，結下牢不可破的交情，從他們那裏，尋找自己將來的出路。

(四)一個警惕

在中學的時代，就認識了不少當時學運的領導人，看他們畢業後的出路，着實給自己一個很大的警惕。學運是否真的只屬於學生時代呢？學生時代談理想、願幹勁，是否能保證自己將來不會成為學生時代所憎恨的壓逼者呢？是否自己不諒解那些先我們畢業的學運前輩在「出社會」後所面對的困難呢？當時就給自己一個警惕，切勿放棄自己的理想呀！

階級的背景、現今社會上知識份子的固有利益，都做成了他們離開自己理想的道路。

很多人喜歡說，由於近年來愈來愈多貧下階層的子弟進入大學，因而帶進了很多衝激，使大學生和貧下階層的感情加深了。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對的，但專上教育提供了階級流動的機會；在這些來自木屋區、徙置區的同學畢業後，我們是否考究過，他們之中又有幾個能保有自己的階級感情而不是「無可奈何」地離開自己的階層，甚或由於自己的前途，而不惜卡壓自己出身的階層。

醫學生拋開自己的理想，離開學運的隊伍，一般都較早，大概是因為臨床訓練的影響，使他們下意識地採取了傳統醫生看事物的立場，儼然一羣小醫生。

問題的癥結，大抵就在於缺乏與貧窮及受壓逼者的實質友誼。

醫學院內五年生活，所學到的，得到的經驗，就算是這些吧！

(五)考驗的一年

考完畢業試後到開始實習期間，爭取了最後的機會，到一間收音機廠裏去當過三個星期裝配工人，嘗試過出賣自己的努力，幹刻板式的單調工作，可是卻沒有出賣過自己的靈魂。

實習的一年破壞性相當大，它扭曲了初當醫生與病人的關係；由於制度上的錯誤，很多時使實習醫生將病人看成是敵人，因為越多病人，他們的工作越重，亦剝削了他們應得的休息時間。其實，是資本家和當權者用金錢收買我們，去為他們承受那個矛盾；就像巴士司機一樣，受了那千多元的薪水，就代替資本家和造成混亂交通情況的當權者，去承受市民的一切責罵，和對乘客產生敵對的態度。

實習的一年，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需要朋友，特別是其他行業及階層的朋友去協助自己反省和鼓勵自己堅持理想。這年工作非常忙碌，亦有在煩忙中犯過不少錯誤，可是仍然繼續在工餘參與羣衆運動，與大專學生亦有一定的接觸；發覺實習的一年，並不是忙得可拋棄理想。

(六)往前望

現在面對的，是服務與專業知識及經驗追尋的矛盾。

醫生在現今制度下的社會角色，病人過份倚賴醫生照顧，醫務人員的壟斷醫學知識，一個扭曲了的醫生——病人關係……這一切都是相距理想甚遠，需要改造的；一個人的力量難動絲毫，需要團聚更多的力量，去改革整個關係和制度。

畢業後的同學，很多時被醫生的社會角色規範了自己的發展，但我仍然要說，醫生不單是醫療機器的一部份，還是社會上的一份子，又何必被「醫生」一詞限制了自己的發展呢！醫療工作肯定是需要及有價值的，但卻不能否定有其他更需要的東西。

往前望，方向還未清晰明朗，仍然需要不斷的學習，特別是香港的政治經濟及其影響的因素；但是，絕不能脫離貧窮及受壓逼者啊！

低潮中的徘徊

——踏入八十年代的

六十年代末期，世界平面突然冒起一股政治力量，在西柏林，布拉格，巴黎，北京，紐約，學生進行靜坐、示威、遊行、罷課和佔領校園的浪潮一個緊接著一個，一個浪潮比另一個來得要高。無論是廟宇樹立的東方，或是石屎森林的西方；那怕是鐵幕的「社會主義」國家，抑或號稱民主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學生同樣無情地批判，衝擊整個官僚架構，學生運動的浪潮席捲全球。七十年代末期，學生在無聲無息中退出了世界的政治舞台。學生運動的出現是來得相當突然，令當時不少政客目瞪口呆；同樣，它的消失又是這麼迅速，叫人不可思議。

香港學生運動有其特殊性及存在着中國的陰影，但大底上也遵循了世界學生運動的發展規律。作為認同學運，投身學運的一員，我們有責任去認真反省學運一起一落的背後原因，認識其發展的規律，好為八十年代的學界揭示一個較為明確的路向。

本文將首先敘述七六年後香港學生運動經歷的幾個階段（因啓思第十一期已經有一篇文章論述七六年以前的學運發展，故這裏並不擬重複），跟着將會比較六十年代末期與今天在國際形勢，社會矛盾，大學教育情況，學生階層的意識形態各個層面的轉變，從而找出學運低潮的原因最後，結合如上的分析，自己將試圖劃出八十年代初期學運的可能發展。

歷史的回顧

在未進入討論七六年後學運經歷的變化之前，也許需要對七六年以前的學運歷史作一簡單的交代。七十年代初期，大專學生從校政改革運動進而出象牙塔，投入社會事務。當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接近尾聲的時候，兩件頗為意義深遠的事情發生——港大第一個回國觀光團成行及釣魚台主權起糾紛，而後者即促成轟轟烈烈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剛才提及兩件事具有深遠意義，因為它們直接在大專界掀起一股「認識中國」的熱潮，把學運向前推上一大步。在連串社會行動及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衝擊下

，學運開始走向政治化，這可以反映在七三、七四年學生報紙裏多討論香港社運出路的天長文章。然而，從來就沒有單純的路線鬥爭，路線鬥爭往往與權力鬥爭不可分割；當時，權力鬥爭在學界表現為競逐學生組織的領導權。有近似政治取向的同學漸漸組織起來，也就形成所謂「派系」。無窮無盡的筆戰，舌戰，加上選舉期間的互相角逐，各出奇謀很容易產生磨擦；而意氣之爭也就伴隨着路線與權力鬥爭而出現。派系鬥爭有很多值得咒詛的地方，但我們需要認識到派系的出現並非人們主觀意志所能轉移，它是運動走向政治化的必然產物。七六年，國內政治鬥爭空前激烈，香港學運也無可避免地捲入了這場政治風暴，派系鬥爭到達了白熱化。麥宗民事件（註一），新亞事件（註二）等等都震撼着整個大專界。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外電傳來一直被認為是最堅決捍衛毛澤東思想，最為革命的四名中國高層領導人——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因為企圖發動政變而被捕，消失於中國的政治舞台。對於當時學運主流的「國粹派」同學來說，他們簡直是惶然不知所措。

第一個階段（七六年十月至七八年四月）

七七年上半年大專界異常平靜。國粹派經過四人幫事件後思想陷入大混亂：另一方面，國粹派的反對派，有人稱之為「自由民主派」（註三）已經蛻變為學運的反動力量，而七三、七四年會一度出現的所謂「社會派」也已經支離破碎，幾近於一個歷史的名詞。但是，事物是辯證地發展的，平靜的背後已經隱藏着新的矛盾。七七年三月，港大三間宿舍，社會科學學會，社工學會及基督徒團契橄欖樹小組聯合舉辦了一個關心露宿者的計劃，採用了社會訪查的形式，取得了美滿的成績。關露不單在大專界掀起了一股社會訪查的熱潮，而且更提高了一輩較為實務、着重關社運動的同學在學運之地位。較早的時候，中大校內一個以內部學習為主的民間組織「駿嘍」骨幹份子亦乘國粹派的陣腳動搖而奪取了中大學生報之領導權。類似的情況亦在學苑發生，現代思潮學會——一個仍保持社會派傳統的屬會的骨



幹份子加入了學苑編輯會，但並非如中大學生報那樣完全控制了這個輿論工具。到了七七年底的學生會大選。這些新起的力量紛紛出而競逐幹事的席位。

打倒四人幫之後半年，中共中央的新統治集團亦告穩定下來，開始提出一整套解釋來指證四人幫乃違反毛澤東思想，其打倒四人幫乃是真正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云云。當時，給人總的形象是四人幫事件只是另一次的林彪事件，中共中央又再次源着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路線前進。在國粹派的陣營裏面，確實有小部份人經過認真的反省，重新對中國的社會主義作出評估，但有更大部份人竟然接受了黨中央的解釋；於是，烏雲驅散了，個人又再一次重新振作起來。學聯報七七年四月號一篇題為「還是四人幫呢！」的文章之作者日月君便充份反映了後者的心態。歸根結底，還是過去那種否定自我，完全相信黨，相信羣衆（但可惜在他們心目中，人民羣衆是等同於黨，而黨又等同於黨中央）的心態作祟。可以說，雖然經過這麼一次當頭棒喝，他們與過去還是沒有質的改變。

七七年底，港大及中大的學生大選均出現兩間競逐的局面。那年與過去不同，與國粹派競逐的再不是自由民主人士，而是一輩認同學運，但卻有不同理解的同學。可以說，這是自七三年「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以來，學運的第二次分裂。大選的結果，港大學生會出現混合閣的情況，而中大學生會方面，以中大學生報為根據地的一班同學落敗。然而，大選的結果不能改變一個事實，新起的力量已經組織起來了。

在當年的大選，國粹派做了一件異常反動的事情，那就是把調子拉得很低，給新一輩同學一種錯覺學生會只是一個搞文康，辦福利的團體。在新一輩同學中間做成嚴重的後遺症。他們採取這個策畧一半是由於錯誤地把過往的錯誤

完全歸咎於過份政治化，也就是談得太多政治，以至脫離同學，得不到同學擁護，因而今後要把調子降低。另一方面，更為了實際贏得大選，故完全放棄了學生會在目下需要起帶導性功能的前提，而遷就了羣衆。在七八年初，「同學需要」，「同學要求」的調子高唱入雲，學生本位的取向性完全窒息了學運的發展，這種情況直至七八年夏天學界投入爭取金禧後校運動後才逐步扭轉。

總結這一個階段，學界的此消彼長充份顯露出來，學運裏國粹派的反對派形成了，而自由民主人士正卸出歷史舞台。但是，從七七年大選所見，競逐的雙方均只是糾纏於七六年以前的誰是誰非，並未有着實面對在新形勢下學運如何推展。這個課題斷斷並非爭論麥宗民事件誰是誰非，中國週是否貫徹愛國反霸路線所能解決，而是要求我們對新的社會形勢有一個徹底的分析。

第二個階段（七八年五月至七九年五月）

金禧事件標誌着一個階段的結束，與及另一個階段的開始。金禧事件的起因是校方欲財，但到了五月中教署宣佈封校決定後，事件已不再停留於一所教會中學的財政風波，而提升為一個反壓迫的社會運動。在封校以前，學界的介入是局部的，只局限於港大學生會，中大學生報，學苑及天主教大專聯會等幾個組織，而學聯及其他院校學生會均噤若寒蟬，每每以形象為理由而不對金禧師生作出行動上的支持；最顯著的例子是四月初學界一些團體籌備出版一份特刊，對象是針對中學生，而學聯在最後一刻退出，理由是這份特刊為了要到達中學生的手裏，須要在中學區派發，而學聯認為這個做法給大專學生帶到不良形象。由以上例子，可窺學聯等組織

專題版

香港學生運動(上)

文海亮

當時對社會行動的畏懼。及至教署宣佈封閉金禧中學後，形勢有所改變，一方面社會其他團體意識到這是政府向民衆的一次挑戰，紛紛表態支持師生，反對封校決定，並且開始組織各界聯委會作長久鬥爭。另一方面，很多大專同學，特別是曾經涉足主教府的，均對封校決定大表憤怒，做成一股自下而上的洪流促使各學生會需要投入這場運動。金禧運動從廣面來說不單只能夠團結各階層市民，而且在行動上亦顯得頗為激進。五、二八的維園萬人集會，七、九的三千多人請願，師生在主教府前靜坐人數之多及時間之持久，皆是空前的。七月中，三人小組的中期報告書發表，政府擺出一副妥協的姿態，金禧師生及聯委會大部份團體接受了報告書的建議，事件也就告一段落。

金禧事件對學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簡單概括為下列各點：

(一)透過社會運動的洗禮，很多同學消失了從前的社會行動恐懼症，並且開始認識到學生運動原來有廣闊的天地，不是局限在院校內辦文康，講團結。金禧事件帶給學界激進化的作用是至為重要的，因為在先前的篇幅我們已論述過七八年初學界的悶局。

(二)經過這次事件後，學聯的威信大失，再無法在大專界發揮其領導及統籌作用。

(三)學生開始與其他階層建立起一定的聯繫，並且由於在今次事件中各階層組成的聯委會挫敗了政府的銳氣，取得一定的成績，各階層的聯合行動在未來將會相繼出現。那麼，學界將會遇到來自壓力團體的意識形態衝擊。

然而，金禧事件遺留下不少問題並未得到解決。首先，我們察覺到金禧運動是激進化但卻並不政治化，這方面將會大大地削弱了它對學界的教育功能。究其原因，乃是聯委會內佔主流的壓力團體皆著意於具體目標的爭取，而把學界教育工作放在次要的地位；是故為了策客上的需要，唯有以一些入道主義的口號替代政治口號，以爭取最多的羣衆支持。這類改良主義色彩濃厚的運動模式顯然與早期學生運動的模式極為不同。究竟今後學生運動需要採取那種模式，這個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其次，金禧事件的獨特性並未得到充份重視，缺少了林達濤，許瑜等老殖民地官僚，十幾

個經歷過早年學生運動洗禮的老師，及幾百位信心無比堅強的女學生的任何一個因素，金禧事件都無法發展一個羣衆運動。然而，當金禧事件取得一定程度的勝利之後，這個問題並未受到重視，太多人陶醉於主教府，維園的動人場面，因而對社會行動開始產生迷信的傾向。在其後的艇戶事件，這種心態對運動的推展帶來障礙。

七八年底，兩大的學生會大選均出現獨闢競選的局面，反映大專界的意識形態分歧逐漸磨平。在文海亮閣中閣員對若干問題，如學生之先鋒作用，教育同學與改革社會之主次等之看法仍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但這並不至於妨礙大家的合作基礎。事實上，當學運處於一個建造的階段，儘可能團結一切進步的力量是來得重要的，還要補充一點，到了七八年底，「國粹派」，「社會派」等已經幾乎成為歷史名詞，這個情況的出現也不足為奇，因為以港大為例，三年級的同學嚴格來說也未經歷過七六年的風波，更遑論低年級的同學。這個時候，派系鬥爭已經不再是學運的主要矛盾。首要的任務是找出了一個明確的方向。

正如先前所述，當金禧事件完結後，參與社會行動似乎可以成為今後的方向，帶給學運其失去的生命力。七八年十一月，學苑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談文化批判」提出學運若要重拾其生命力，文化批判需要放到今後關社運動的重要地位。文化批判的理論基礎是資本主義社會並非只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實行霸權（hegemony），更在意識形態領域實行霸權，文化不是從屬於經濟，而是有其自主性。文化是會直接影響個人的行為，而當近半個世紀科技突飛猛進，大眾傳播媒介迅速發展，意識形態的塑造就來得更為有效。當無產階級能夠把很多不合理的現象合理化時，那麼即使遇到尖銳的社會矛盾，他們也不一定起來革命。所以，該文作者提出了進行運動之戰（War of Movement）外，還要進行位置之戰（War of Position）即文化批判的工作，好為行動的來臨製造基礎。提出文化批判的重要意義是把文化引入我們的社會分析之中，糾正了從前學界那套純粹經濟決定社會發展的分析方法。在實際進行文化批判這個方面，除了透過報刊，研討日之類的方式帶出這個概念，七九年四月舉辦的反黃週，試圖把文化批判與社會行動結合，把文化批判帶到基層的嘗試並不成功。反黃週之後文行組的骨幹份子亦重新反省文化批判在目前香港社運的角色問題，文化批判的熱潮亦轉趨沉寂。

七九年上半年學界的主力都轉移到艇戶事件身上。艇戶事件不單是幾百戶油蔴地艇戶上岸居住的問題，更涉及全港十多萬居住環境惡劣的居民是否可以得到途徑搬遷到環境較為理想的地域居住，這正是十多個團體組成支持艇戶上岸聯合委員會的背後原因。一月七日艇戶及支持人士在進行請願途中被捕，事件開始擴大；二月中，銅鑼灣地方法院裁定全部人士罪名成立，支持者守行為；四月底，高院上訴被駁回。艇戶居民經被捕後已對請願產生畏懼，而支持團體由於遭受連串挫折，組織亦呈現鬆散；至此，艇戶事件亦告一段落。艇戶事件的出現是在金禧事件取得一定程度勝利之後；故此，正如上文所述，支持者在草擬策署，決定行動模式很大程度受着金禧事件的影响；即如部份團體代表屢次提出要搞大集會，搞大請願便是一例。缺乏對金禧事件有條件發展成為羣衆運動的仔細分析，迷信社會行動的神話對運動是有一定挫傷的。

艇戶事件的失敗正好帶出兩個重要方面，值得我們深入思索。

(一)面對政府採取強硬的態度對付社會運動，現時分散、各自為政的社運是沒有足夠力量與政府對抗。

(二)七十年代開始，政府在很多領域的開展長綫的策劃，例如十年建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等。我們必需承認從前有很多社會性事件的出現是危機式政府（Government by Crisis）所促成。今後，這類事件將會越來越少，標誌着過往「打游擊」（註四）的社運形式需要作出改變來適應這個新形勢，因為我們面對的再不是個別的事件而是整體的政策，若要鬥爭成功，游擊戰是絕對行不通的。

上述兩個方面給我們看到一個事實，若然分散的社運力量不儘快組織起來，前景是灰暗的。

隨着艇戶事件的失敗，金禧時代亦告終。總結這個階段，金禧事件當然是主角。她曾經給與學界一個希望，以為社會行動可以給與學運一個新的生命力，但最後這個美夢在艇戶事件中破碎了。另一方面，學界內部的意識形態漸趨一致，派系鬥爭的年代亦告一段落。

第三個階段（七九月六月至今天）

金禧的假象破滅之後，學界又再處於尋找一個認同，投身對象的處境。理想是學生動力的來源，當這方面出現空白，支撐大家工作的又將是什麼呢？七九年底，兩大學生會大選相繼出現把截止提名日期推遲的現象，充份反映學界的消沉，領導同學對學運再前進不能提出一個方案。七九年暑假，兩大學均主辦了認識中國的大型展覽，認中成為這個時期的高潮。投入這兩個活動的同學人數不算多，但他們透過習的過程對中國建立起一定的看法，這批同學將會是下階段推動認中的骨幹份子。然而，兩個認中活動對學運前景的啓示不大。年底

，救援柬埔寨人民運動在港大掀起一個高潮，不少單位皆自發地投入工作，同學的自發性是近一年來所罕見。顯視人道主義在今天學生界是有雄厚的羣衆基礎。究竟，救援柬埔寨人民運動對學運有什麼啓示呢？

三年過去了。三年的學生運動都是處於一個低潮狀態，不過低潮中還有些微的起伏而已。為什麼七六年後香港學生運動會進入一個低潮狀態，這是往下去要討論的內容。



註一：

七六年四月港大出席學聯代表團成員之一的麥宗民在學聯第十九屆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提出一個「譴責中共中央罷課違憲」的議案。此議案經過長達十多小時的討論後以四十票反對，四票贊成而被否決；同時，大會通過了另一項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決議，支持「當時」中共中央的行動及指斥鄧小平。此事餘波未了，其後麥宗民代表大專同學會於五月四日到新華社遞抗議書，並發表「五四人權宣言」。在校內，鍾子維（當時學生會會長）及甘志強聯名出了一份大字報，指責麥宗民「反共反華」。麥亦公開答辯，校內並掀起了一場大字報風潮。自此之後，怎樣處理不同意見就成為學運上一個熱門課題。

註二：

麥宗民事件後，大專同學會印發「特刊」，但在中大派發時被新亞書院幹事會沒收，大專同學會索還「特刊」不獲，還票給新亞幹事會。其後新亞學生會在召開緊急全民大會中，又發生了炸彈恐嚇事件，使大專界的政治氣氛更形濃厚。

註三：

學苑七八年二月號刊載了一篇由陳莊勳（七六年學生會幹事，區澤光閣成員）撰寫的文章「我看這三年的學生會」，筆者把麥海蘭，區澤光閣及盧漢耀閣的一羣同學稱為「自由民主派」。但是，正如筆者文中指出，「其實我們稱為自由民主派會是一個不大貼切的稱呼，因為我們這一輩並不知社會派般的共同傾向馬克斯，也不如毛派般的共同肯定國內觀點。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政治見解，不同的思想傾向……我們的共通點只是我們都堅守民主制度下的辦事方法……除此以外，工作於我們周圍的便各有不同，有左傾的，有右傾的，有玩樂主義的，也有傾向傳統的。我們走在一起的目的便是不希望學生會為某種單一的政治見解所帶領。」

註四：

「打游擊」的社運形式是指不以建設組織為依歸，只待待危機出現而介入事件；具體的例子是社會區組織協會（Soco）策劃的居民行動，搞完了長沙灣安置區的水閘問題，便放下這個區，協助九龍灣安置區爭取電力供應等等。

一點感受



——也來談學運

《越》

前言

「這是一段感人的歷史，作為一個享受着前人種果的學運參與者，筆者覺得應該為先行者譜寫讚歌……在學運先行者的血汗和努力下，把知識分子思想的冰山溶化，更為我們留下了兩條寶貴的經驗：學生運動是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的；在社會不平中，我們要緊緊地靠在市民大眾的一方。唯有這樣，當我們投身到社會不平中時不是為了做學術研究，也不是為了學會怎樣駕馭那一羣無知的羣衆，而是切切實實地為大多數人謀幸福。」這段話似乎很熟悉吧！它是石天在上一期所刊的文章的部份；筆者看後十分有共鳴，尤其在七十年代完結，而自己仍是徬徨矛盾的時候。作為一個享受前人成果的學運參與者，八十年代的任務是什麼，的確是一個難題。

七十年代是香港學生運動的年代，它經歷了萌芽，成熟，壯大的高潮，也正處於一個摸索，重估的時候；學運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有多大，筆者並不打算在這裏詳究；但學運畢竟是一個運動，它帶有一定的傾向。在投入運動的同時，參與者的感情，思想也會隨之而變化；筆者沒有足夠的水平去作一理論的分析，只是從個人的感受的側面去說明學運的歷史，意義；並願意將自己內心的矛盾擺出來，希望同學們也幫助我思考，解答。

一點歷史

筆者也是和大家一樣，都是在七十年代受中學教育，在七十年代受大學教育；我們都是純真，無知，有一定程度的正義感的年青人；在我們開始懂事的時候，香港的經濟危機正來臨；在我們頭腦開始成熟之際，大專界的學運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當時，作為中學生的我們，難道真的沒有感受。對於社會，國家的問題，難道我們真的是聾子，瞎子！

也許，不經過矛盾的鍛鍊，人是不會成長。天真；一心只想做一點好事的自己；總是不明白校長為什麼不讓我們搞回中國的旅行團；為什麼活躍於會務的同學會被無理警告：「不准搞事」？為什麼教育展覽（七五）的海報被禁？為什麼不讓參與聯校活動？我真不理解父母為什麼常常為家庭經濟而不和？為什麼我們愛戴的老師卻有生活腐化，令人反感的一面？為什麼一向要好的朋友

，卻要受到中學會考分等級，淘汰和被淘汰的惡果？這都是小問題，這都是在當時時常發生。有血有肉年青人；又怎會不去思考。我相信很多同學也去思考，去問個為什麼，而學運先行者的努力，的確提供了機會和勇氣，讓我們大胆地去發掘，思考。當你最關心的問題不可能在課本中解答，而投入學運是可以開啓心中的疑難時，你又會怎樣選擇。這個選擇給我的生活注入的新元素，同時亦為以後的衝突，矛盾，生活壓力埋下了種子。

生活的開始

正當大家在埋首讀書，為進入大學而努力，對大學充滿憧憬的時候；自己已和一班知己進行另外的學習；當同學在球場上，電影院中快樂的時候，我們卻進行另外的活動：看書，參觀展覽，聽講座等等；我們去和漁民一起出海捕魚，和工人們交談，為新界鄉民築水壩，到貧窮的地區體驗；這種生活，才是充實的生活；也許有人會懷疑這樣參與會否被人利用，他們也拒絕去知多一點；但是我們總覺得這樣才是真正的生活，走到低下階層去才是我們力量的泉源；想到這些，的確對學運的先行者產生欽佩。

有人說：「政治是充滿了法國這一代學生。」（指68年法國革命時期的大學生）。七十年代的香港學生，也會有這樣的一個年代。在不斷的投入社會不平中，去認識，了解世界及國家大事中，簡單的知道現象是不可能滿足渴求真理的年青人，深入社會問題根源，探討社會制度，思考人類前景是個必然的過渡，演變。大專界的先行者開始探討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學運又轉向另一個時期；我們對大專界的所謂派系鬥爭了解不多，質樸，缺乏社會實路，經驗的我們，只是支持學運，反對腐敗的一方；但很多根本的資料，我們是不掌握的。

錯誤的第一步？

當同學正考慮選科，準備入學，對未來安排，打算的時候，自己卻沒有什麼準備，只是渴望大學更能提供機會，讓學運更發揚光大；讓同學更多機會接觸社會，改變社會；認識國家，從而關心，改變國家的落後。我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讀醫科；這可能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可是，又有誰真的明白自己的選擇

；反正自己的成績是可以入學吧。究竟有沒有興趣，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去應付？醫生的局限，特點又在那裏？角色又是怎樣等問題，均不在腦海之中；如果說，兩年多醫科生活給了我什麼！重新正視這些問題可算是僅有的成果吧了。

有人說：「服務社會是將來的責任；目前功課要緊；能力和興趣是可以培養的」；我同意興趣是可以培養的；但一個人的注意力，精力集中在學生運動時，這些根本不是考慮的問題，怎樣去掌握社會，國家發展的規律；怎樣去辦好一項活動才是我們心中常在的問題。這種理想主義，狂熱的傾向，使自己忽略了很多問題；這個疏忽，隨着年級的上升，更顯示出其影響來。無論如何；有人會問：「放棄優良的學業成績，放棄理想的事業，地位，而去追尋虛無的理想，值得嗎？」這幾年的實踐，無可否認是失去了很多東西，也帶來了不少煩惱，家庭，功課壓力，換來了不少思想僵化，認識簡單的惡習，但有誰不經歷過由不知到知的階段，又有誰去否定一個為人服務的心呢！

後悔？懷疑？

但這個矛盾始終存在，尤其是臨床課開始時，要嗎便專心讀書，要嗎乾脆轉系好了，這個現實迫使自己要去解決這個矛盾。而且，學生終不是我們的職業，離開了學校，又可以幹什麼？這些問題都要去正視；而很具體的是：掌握了專業可以去做甚麼？學生作為社會上的一個特殊階層，具有一些別的特點，例如時間較寬裕，沒有經濟壓力，有較高的分析能力等等，所以學生時代有其特別的功能和任務：作為社會運動的一支力量，有時更是先鋒；但難道我們永遠是學生？難道幾年的衝動便可以解決問題？面對這兩個角色的選擇，真不容易！

請不要見笑，我的確是現在才思索這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要選讀醫科？」幾年的生活告訴我，只是埋首書本，未必是一個出路；雖然我相信，一項項的科學研究成果，將會為人類所應用；但世界的發展，包括我們科學研究的應用，都要一些「有心人」來推動，才會做福於人民；只關心「聖賢書」實在不能解決問題，在病房的病人多是勞動階層，你除了解決他肉體的痛苦，又可以做什麼？落後國家的貧窮，人民的體質羸弱，又豈是醫

學所能解決？我只同意人是有分工的，醫生也是一種職業或者事業（註），但有很多東西，是一個醫生所必需不可能在課本中，課堂中取得的。

有人說：「一個科學家首先應是正義，進步，愛國的人。」自己很同意，不論在什麼崗位工作，沒有這樣的思想感情，根本不可能自覺地去改造這個社會，當醫生的也是一樣。學運給自己帶來了什麼？難道只是思想混亂，整天被講師通緝這樣簡單？這個堅持理想，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只能夠在改變身邊環境中獲得。要掌握專業知識，多一門為人服務的本領是重要；但要掌握社會知識，參與到社會不平中去，才可以改變社會，同時更好地找尋自己服務的角色，這點更為重要。這個矛盾在時間上，唯有用加倍努力的态度去取勝，也通過集體力量去克服；它會不斷發生，也會有起有伏，令人煩惱，可是，完全沒有矛盾的生活，你又願意去過嗎？

向前看

無可否認，現時的學運仍是摸索，在理想很不清晰時，要堅持是很有大壓力的。現在的社會環境、國家就說以及國際形勢是轉變了，而同學的思想也改變了不少，一些新的形式、內容是要去發掘嘗試；不少積極的同學仍在努力工作，創造條件以再舉義旗，難道我們可以放手停下來，將以往的理想，信念，原則完全放棄嗎？

身邊的環境越來越使人變得現實，但不少刊物的出版，不少有意義的電視節目及電影，更多的默默工作的老師，記者，社會工作者，他們仍然緊守崗位；有誰知道，他們很多是學運的前輩，當然也有不少人，走向個人的圈子去，靜下來了；然而，世界總要前進，另一次學運的高潮也會來臨，人類總會將不合理的事情改變；學運的成果，也將會被顯現出來。今天這個混亂的局面，自己是多麼希望能早日結束，在生活裏面充實自己，不論在學生時代或社會中仍緊守崗位，仍然是學運對我們的要求，也是支持自己的信念。

同學們，上述的牢騷只是有感而發，它不是一篇系統地分析學運價值及影響的文章，只是個人抒發而已！只希望同學常多思考一下，脫離社會、國家的實況以及時代的責任，做好醫生只成為一個空話而已！八十年代已經來臨，面對外國的保護主義，香港的經濟、民生會否受到影響；中國的現代化，賦予我們這些中華兒女什麼任務？學運的方向、新做法又是什麼？這都要我們去思索實踐。更甚的：在中國可能收回香港；世界大戰也可能爆發的時候，作為有專業知識的人們，我們又應怎樣？只願自己埋首書本，看來是不行了；要做什麼？就讀大家在參與學運的過程中摸索吧！

註：有關事業職業的定義，請參考啟思第（十一卷）五、六期合刊中「石天」的文章：「理想、事業、職業——一個對醫科缺乏興趣的學生底自白」。

莎繳和考義丹

盧德臨

編者按：盧德臨同學，曾於十二月參加一個由基督徒組成的訪問團，到泰國邊界的柬埔寨難民營探訪。本文講述他在莎繳和考義丹難民營的見聞。

烈日當空，聯合國及國際紅十字會的救授車輛絡繹不絕，那已曬焦了的泥濘經車輛碾過之後，牽起一陣陣黃沙，慢慢地將整個地都包圍了。營內一望無際都是人羣，都是那些由三數枝撐杆支持的營屋。營內男女老幼都穿著比他們的皮膚乾淨一點的所謂衣服，然而在他們黝黑的皮膚之下，不知道會有什麼動力支持着他們要活下去？經過個多月的悉心照料，病房裏臥着的人仍然脫不去那因營養不良及瘡疾而遺留下來的痕跡，但無論如何，他們是少數能暫時戰勝了死神的一羣。

這個就是位於莎繳（Sakaew）的柬埔寨非法移民中心，是無數個收容着這些逃亡的柬埔寨人的營地中的一個，也是距離泰柬邊境比較遙遠的一個營地。營地內住有三萬五千名難民，經過個多月來的努力，營內的食物及食水，醫藥均已充足供應。（註）營內的醫療工作是由基督徒醫療工作隊所負責（Christian Medical Team），是由五個基督教團體聯合所組成的。曾經與病房內一位以色列籍的醫生談話，知道營內的病人大多數是瘡疾，極端營養不良，貧血的患者。這個醫療隊的醫生全都是基督徒義務工作者，千里迢迢在世界各個角落來到這裏幫助救援工作。他們工作的時間由一個月至六個月不等，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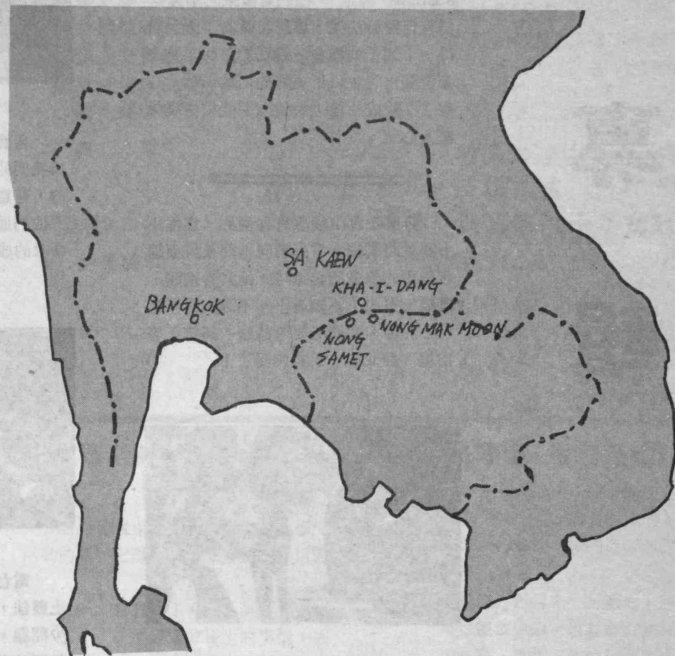


然工作環境非常惡劣，他們都照樣從日到夜不停的工作。

黃昏了，我們來到考義丹難民過渡中心（Khaui-Dang），這裏容納了超過八萬名柬埔寨難民，距離泰柬邊境只有十二公里。單是人羣行走時所引起的塵沙便足以籠罩着整個營地；營內都是一排排整齊的茅屋，密麻麻沒有邊際似的。很多孩子都在放風箏，偶然也有人駐足抬頭看着這些風箏，好像要更具體地體會那多年來未嘗過的自由及安全感。營內有不少柬埔寨華僑用生硬的國語及廣東話與我們交談，一個年青華僑平靜地向我們訴說着他多年的苦況，最後他只能說：「我們好慘！」，一個婦人抱着她的孩子，流着眼淚，用她多年沒有使用的廣東話說她家中的男人在逃出來時都死光了，四週圍著的人只是木無表情的聽着，可能他們聽得太多，見得太多吧。營內的醫療工作部份由一些宗教團體所負責，其中也有天主教，安息日會的工作。同樣，營內的病房是用竹蓋搭而成，每個病房均有大約一百人居住。似乎考義丹難民中心的難民比起莎繳營的難民來得更開朗，讓我記起在新聞週刊裏報導這個營地的說話，「在這個營地出生的孩子會比死去的人更多。」

就着在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探訪路過這兩個難民營的經驗，及與一些負責救援工作的人員傾談，在泰國境內的柬埔寨難民已得到了所需要緊急救濟。但在柬埔寨境內卻仍有千千萬萬真正的飢民未能得到直接的救濟，再者，滯留在泰國境內的難民更需要的是一个永久安身之所，這些都是一些需要考慮及付諸行動的問題，救援柬埔寨人民專責小組的同學們，加油吧！

註：資料是由 CAMA (Christian And Mission Alliance) 助理幹事所供給的。



泰柬難民營位置圖

小鎮阿蘭

編者按：阿蘭鎮為泰國邊境的一個小鎮。本文作者曾於十二月中旬隨學聯訪問團到該鎮附近的難民營參觀。

石頭

是一個炎熱的「冬天」下午，架上太陽鏡的少年騎士，舞着無牌的但簇新的電單車在街上左穿右插，土紅色的馬路，揚起了陣陣風沙，惹來了擁擠在「達新」開蓬式小型貨車車廂上，趕往泰柬邊境市場買賣的小販的痛罵。



塵埃過後，持着雞毛掃的店員，又重新清潔舖面的Addidas及各種牛仔褲，高興起來，他們還會哼着 One Way Ticket 調子，印印腳地和穿上 Disco T 恤的泰國女郎聊天。雖然英語並不流利，他們都很盡力地向問路者指示前往旅店的方向。旅店的外型頗似中式客棧，房間置有私人浴室，設備雖不算好，但都給前往難民營的志願人士全租用了。晚間時候，白皮膚的，黃臉黑眼的，都會到那由大光燈照得通明的小販市場溜達，新鮮的泰國飲品及雪凍的可口可樂在市場內互相輝映，站在任作熟食攤子附近，都可以嗅到陣陣既可恨，又可愛的辣椒味道，為了中和刺激，有規模的



大牌檔多均附有價廉物美的甜品部，Appetizer+Main Course +Dessert，總共不過四元港幣，真便宜。大佬！飲飽食醉後，搭順風車或「四」人同坐一電單車（！！）回家並不難，反正意外不常發生，Who Cares About The Law？

假如想到「泰人說是泰境，柬人說是柬土地」的邊境難民營巡遊，祇要得軍方批准，交通方面不成問題。晨早時份，有紅十字會或聯合國的車隊供人選擇，喜歡的話，又可擠上超載至車頭也昂起了的小販車隊，好替平淡的旅程添上色彩，碰巧有軍車乘載，大搖大擺地

視Check Point如無物，反正人情味濃厚是阿蘭鎮的特色——尤其是對外國來客。從難民營回阿蘭，心情難免沉重，為了逃避一下心靈枷鎖，面對銀行的茶居是最佳選擇。顧客們可以慢慢地品嚐凍飲，細細地咀嚼從 Juke Box 傳來的泰國樂曲，碰巧老闆女兒高興，她或會帶着微紅的臉兒輕輕地細訴阿蘭情歌，迷人的純樸氣氛，醉人的異國風情，給乘客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回憶。阿蘭，這個生存在戰爭邊緣的小鎮，它既有大城市的污穢，卻比那欠缺氣派的曼谷市更有魅力，更值得懷念。

援 東 專 輯

為苦難中的兒童而唱

啓思記者

1. 星援

學聯籌辦的援東義唱晚會，於一月十三日晚在理工的「飛沙走石」足球場順利舉行。當晚參加演出的歌星為數約三十人，可謂「歌星之多，多於天上。」作為一個表演藝人，終日為 Show business 奔走，他們對援東之事究竟持有何種看法呢？啓思記者為了讓大家得一「知」的機會，特別於當晚走訪許多位演出者，以下更將他們的說話（心聲？）輯成片段，希望同學能從中窺見藝人心態。

援東晚會中最惹人喜愛的，當推小歌星路家敏。當記者向她問及對東國苦難中的孩童的認識時，她只管搖頭、擺腦，答說「不知道」。不過，對年紀小小的她，我們能要求甚麼。綵排，等出場，捱北風，已夠她受了！



陳美齡，觀眾眼睛的投注點——認為學聯的同學此次的表現很「乖」，她說柬埔寨事件中，最無辜的是小孩子，她的「Children of the Ocean」，也是為此有感而成的。」



歌星大 AL 以他一把沙啞的聲高回答記者說學生在此類活動中帶頭是一件「好事」，他從中亦感到年青人的熱誠。他又補充道「帶頭」在許多事上都很重要。不知道同學對此語有何感想。



「美貌與智慧」兼備的曾慶瑜對記者的問題有頗為出人意表的答案。她認為聯此次的援東活動使她甚為感動，覺得世界上還有好人。（!!!）



自費購買機票，從台灣趕回香港支持我們的陳欣健認為藝人對於一些義務的，有意義的工作，只要有人籌劃組織，他們通常會支持，Philip 更表示我們今次的成功，應成為下次的墊腳石。



電台區瑞強表示此次的晚會在組織上雖佳，可是在宣傳及推廣上卻出現不少問題，例如過份「吹捧」某些歌星，售票地點太鬆散等等。不知學聯朋友們可曾聽聞此等批評？



距離原定入場時間約三十分時候，場外已擠滿熱情的觀眾朋友。籌委主持鑒於「人潮」有阻塞交通之現象，遂發出「提早入場」之令。觀眾對晚會之熱烈支持，由此可見一斑。



晚會中有人當打趣說道：「今天晚上我們是付五毫子看一個歌星。」老記算算數學，才知所言非虛。當晚參演的歌手達三十人之眾，而門券只售十五元，確能切合普羅大眾的負擔。

觀眾正式入場前，擴音器中頻傳「各工作人員 stand by 之聲」，彷彿將臨大敵，場內各「糾察」均不禁失笑。

當晚觀眾雖以年青人居多，但年紀較大的先生仕女們亦不少，其中更有一位身坐輪椅的熱心朋友，大家抱着聽歌，睇歌星兼做善事之心，也不計較人擠促之苦。

啓思老記曾四出奔走，訪問觀眾們對此次晚會之觀感，得知他們大都感覺東難民境况堪憐，學聯發起援助活動，實屬意義重大。

部份觀眾表示東難民之事在港似乎仍未引起廣泛關注。有一位在職人士更認為香港人目前最關心的，只是炒樓事宜與金市情況。是耶？非耶？

對當晚的演出，觀眾的反應屬有讚有彈。噓聲、掌聲，「安哥」聲不絕於耳，震撼整個會場！

2. 大會小鏡

援東晚會當日，雖然天氣頗為寒冷，但卻蓋不了「有心人」的熱勁。各「路」工作人員，早在下午二時左右，便雲集會場候命。各「義士」聚首，傾談交流之聲不絕於耳，實不下於籌委主持自擴音筒發出的聲浪。

當天下午，為大會歌星 rehearsal 的時間，工作人員在「候命」之餘，亦有先觀晚上演出的機會。言談間，均感綵排時之精彩百實出，不亞於真正演出，無奈工作人員皆不需購票入場，不然，定要嘆一聲「值回票價」！

量血壓籌款活動

啓思記者

「援東籌款運動」財政報告

編者按：這篇報告書是初稿，正式的報告書現仍在整理之中。

收入：

| | |
|------------------|--------------|
| 1. 生果義賣 | \$ 866 |
| 2. 飢饉午餐 | \$ 609 |
| 3. 籌款越野跑 | \$ 6,293.10 |
| 4. 身體檢驗籌款 | \$ 37.50 |
| 5. 量血壓籌款 | \$ 32,691.31 |
| 6. 其他捐款(捐款箱內或郵寄) | \$ 1,814.40 |
| 總數 | \$ 42,311.31 |

支出：

| | |
|---------|-----------|
| 1. 生果成本 | \$ 164.30 |
|---------|-----------|

| | |
|-------------------|------------|
| 2. 飢饉午餐成本 | \$ 6.60 |
| 3. 量血壓 | |
| ①印刷、信、宣傳單張、旗 | \$ 35.40 |
| ②郵票 | \$ 50.00 |
| ③保險(海運大堂) | \$ 300.00 |
| ④工具(上版用) | \$ 18.70 |
| ⑤文具(上版用) | \$ 68.40 |
| ⑥運輸 | \$ 330.00 |
| ⑦飲品 | \$ 140.00 |
| ⑧布(橫額) | \$ 96.00 |
| 4. 其他雜項(文具、印刷、車費) | \$ 128.50 |
| 總數 | \$ 1337.90 |

收入：\$ 42,311.31
- 支出：\$ 1,337.90
將交與國際紅十字會款項 = \$ 40,973.41

學聯這次舉辦援東埔寨兒童運動，港大醫學會為作出響應，在天星碼頭和海運大廈設立了攤位量血壓籌款。是次行動，由一月十二日起一連兩天舉行。我們曾在十二日上午在天星碼頭的量血壓攤位作現場訪問。

當日情況

是處路人甚多，大都行色匆匆，沒有時間接受量血壓。有不少市民路經該處，看見版面上所貼的圖片後，受到感動，因而自動投入捐款，但沒有接受量血壓。當日量血壓的對象，下至中學生，上至上了年紀的老先生，可能是時間關係，當日接受量血壓的市民未見擠擁。

市民捐款量血壓的動機可歸納為：
(一) 有感於展出的圖片，因而願意伸出同情之手。
(二) 本身有定期量血壓的習慣；關心個人健康。
(三) 好奇。

上年紀的市民多為(一)與(二)；年輕的多為(一)與(三)。

市民對此次量血壓籌款的意見：

- (一) 認為同學此舉為一可敬的行動。
- (二) 認為不論籌到多少，對東埔寨兒童總有一定程度上的幫助。
- (三) 認為搞晚會是更佳的籌款方式，但對象似局限於年青人。
- (四) 認為量血壓這形式好，因為可以同時令市民注意健康。
- (五) 所展出的圖片甚吸引，拍得很好。
- (六) 是次行動可起帶頭作用，引起更多人去關心東國人民。
- (七) 有人提議直接派人到泰來邊境服務。倘無可能，在本地發起籌款亦屬可取。
- (八) 認為籌到款項可以幫助東埔寨兒童，但不能解決問題。
- (九) 對截割救濟品的某方面表示鄙視，但認為應當信任有關機構會合理地處理捐款。

Professor Colbourne, dept. of Community Medicine, Dean of the Medical Faculty:

- Comment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ambodia:
I have been to Cambodia working on a Malaria control project there in the early 60's. At that time, Cambodia was ruled by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The country was relatively stable. The government managed to keep Cambodia out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America and Russia. And the Communists were not a powerful group.
I think, the trouble started when Cambodia was involved in the Vietnamese war; and there has been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Vietnamese and Cambodians for a long time.
Russia is suspected to be involved but I am not quite sure. In the 60's when I was there, both Russia and the States gave aid to Cambodia.
- What is your view on the 'Help the Cambodian Project'?"
Two views: Firstly, students in Hongkong have a good outlook. They are interested in what's going on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econdly, I hope we could send the money to those people who are in need. Are we sure?

Professor Hsieh
Dept. of Physiology:

- What is your comment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ambodia?
Well, the number of refugees is great. People should try to help them. But to me, the main problem is not just feeding them. If the problem is to be solved, it is politics which determines.
- Some people say that what we are doing now does not constitute an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and why we should do tha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an't do anything" does not mean "let it go." If we consider the effects, we have to consider the total effort. Individual effort is small, but the Combined effect should be significant. Furthermore, through humanitarian concern, we may influence politics of the matter.

周林蔭老師

(行為科學助教)

若果將援東籌款活動看成一個學生活動的話，它是發揮了三方面的作用的

- 第一：它教育了大眾，叫人去關注在遙遠地方發生的事情，去關心在遙遠地方生活的其他民族，對於提高社會道德意識是起着一點作用的。
- 第二：它幫助了以後學運的發展。
- 第三：醫學院同學這次行動很可能將醫生或醫學生更加拉近羣眾，改變人們對醫學生的觀念。

楊宜佳老師(生化系講師)

理論上，我們是應該幫，有責任幫的，但這件事太富政治色彩，款項能否到來難民手中，實成疑問。不過我很贊成你們這種熱心，最低限度你們叫世人知道，尤其是年青人，世界上是有人有同情心的。

這次活動算搞得差不多，只是有點太集中在低年班，若能令更多的同學參與將會更好的。

黃志昭博士(生理系講師)

- 你們搞這個援助難民活動做得不錯。雖然大學生所能抽出的時間很少，但最重要的是你們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 不要忽略了世界上還有很多其他難民，如印度，非洲等。他們也受着戰火和天災的蹂躪，亦應該受到你們關注。
- 寄抗議書到聯合國，越南，表示我們的憤怒。

黃德明博士(生理系講師)

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是社會良心的所在，大學生是有責任來發起這次援東行動的。你們做得很好；值得一讚。

我認為你們在人力，物質上的付出已經很足夠，但社會輿論方面少一點，應該多些投稿到報紙，抨擊東埔寨事件。

鄧輝博士(生理系講師)

- 輿論的功夫做得不夠，缺乏宣傳。
- 可能的話，在歡樂今宵做一個籌款之夜；其他如升旗，大可收宣傳之效。

伍振光博士(解剖系講師)

- 量血壓籌款運動做得相當成功；
- 最好能將援東行動推廣至高年級的同學。



老師訪問摘錄

THE TALKING MUTANT

By Peter Cheng Ming Chuen 83

Dr. Alexander Wilson was driving his way home after hunting with his greyhound when he found a bee-like insect buzzing and bumping against the windshield of his car. The annoyed doctor tried to drive it out with a roll of newspaper, and seeing that the panicking creature failed to evade the glassy wall in front, he started battering it with his paper weapon.

'Stop it! You'll kill me!' a voice startled him so much that he swerved his car up onto the pavement.

'Who's speaking?' queried Wilson instinctively and then muttered to himself, 'Or am I dreaming?'

'You're not daydreaming nor hallucinating,' the monotonous voice replied, 'Believe it or not: I'm the bee or insect or whatever name you man-things like in front of you.'

An ordinary person would have fainted or fled but Wilson, being a famous nuclear physicist who had come across many an awe-inspiring scene, was merely dumbfounded.

'This is incredible!' he exclaimed, 'A bee that can talk?'

'I'm not an ordinary bee; I'm a mutant — a super-bee,' replied the creature, 'I can talk and perceive or listen with my antennae.'

'But how come? Don't tell me you've got a sound-box like mine!'

'I don't have,' the bee said, 'but I don't need one, you know. It's just that I'm capable of converting solar energy into sound energy by virtue of special organs I possess, and my antennae are specialized for sound perception. That's why my voice seems so stereotype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ever heard of such absurdity!'

'You human beings know too little about we insects and yet you think you're the only species that can speak. In fact, we insects existed millions of years before you mammals. We watched the dinosaurs come in and die out. Greenhorns you man-things actually are.'

'You know how many species of insects there are in this world?' the bee continued arrogantly, 'Almost 1 million, I assure you, which exceeds the total number of existing animal species.'

'So what?' Wilson protested, as he noticed a curious passer-by slowing her pace and casting a prying glance towards him, probably wondering why he was muttering to himself like an idiot, 'Just now I could have crushed you to death easily had you not pleaded for life.'

'Sure, but I can summon help or at last take revenge on you.'

'How could you?' Wilson argued with a sneer.

'So you think I'm kidding, eh?' Said the bee, 'I'll show you all right. Just wait a minute.'

A few moments lapsed. Then there was a faint beeping sound which faded out. And silence. Abruptly he heard his greyhound barking fiercely: a swarm of wasps materialized from nowhere and started to attack the dog ferociously. Wilson was terrified and awe-struck; when he finally scrambled one of the backdoors open to liberate his greyhound, the dog had already fallen unconscious on the rear seat.

'Seel!' rejoiced the triumphant bee, 'I could have done the same to you just now when you were trying to crush me to mess; we insects could also have fouled your food and water, our ant armies destroying all your property and even your petroleum will be spoiled by Ephrydrid larvae (which I bet you haven't heard of, thought the bee). But we left you alone only because we inhabit places in which you man-things can't possibly live.'

'Wait! Here's a message,' the insect whispered and paused for a moment flapping its wings so as to float in the air, '... I must leave now before it's too late.'

'What do you mean?' Wilson asked.

'I've just heard that the Soviets are ready to launch their transcontinental missiles towards your country. Anyway, it's too late now; your country

will be in ruins within 15 minutes.'

'This is ridiculous! The Soviets know well that we will fire ours as soon as our radars detect their missiles.'

'Don't you know,' the bee asked, 'that the Soviets have invented missiles equipped with radar-jamming system? I'm afraid we insects will take over your country in no time. Hurray to hexapeds! Good-bye, biped man-thing!'

Wilson knew this creature may be lying but if it isn't then the lives of all his fellow countrymen will be in jeopardy. He reached for the phone of his car but the bee stopped him, 'Hey! Keep your hands off the phone. My compatriots will keep an eye on you as I go now.'

An idea struck Wilson.

'Wait!' he shouted, 'Listen to me: Earth has a fusing iron core; nuclear explosion will create an immensely high temperature which will in turn evoke an annihilating explosion blasting the whole planet into pieces.'

'You're bluffing,' interrupted the insect.

'No! Experiments I performed revealed that nuclear tests had prepared Earth for a devastating internal explosion. A Third World War will trigger it certainly. There will be nothing left — the world will turn into a fireball. You'd better let me do something before it's too late.'

Seeing the bee in hesitation, Wilson picked up the phone. 'General Palmer? This is Dr. Alexander Wilson, Nuclear Research and Testing Department. Please, no questions. Make a distant call to the Soviets at once. ... Yes, this is urgent. ... tell them to cancel their plot and that the missiles in our underground bases are also ready. They will not have any advantage of firing theirs first. Call before it's too late.'

He gave a sign of relief. Noticing the bee off-guard resting on its feet, he made a sudden, heavy stroke crushing the creature to death with the phone before it was able to summon help.

Science Fiction — a social reform

A. Sun

Intro

The earliest pseudoscientific adventures coincided with the rise of interest in exploration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However, the true scientific romance came into its own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brought with it a new aura of fiction literature.

Looking for Perspectives: 'What man can imagine, man can do.'

Many science-fictional inventions have actually come to existence. For this, the avant-garde SF writer Jules Verne was also *nomme* the great visualizer of the age to come. Guided by the belief 'What one man can imagine, another can do,' Verne had in the Victorian era vivid, indisputable descriptions of the helicopter, skyscraper, submarine, spacecraft, air conditioning, guided missile and tank in his many works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Journey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Utopianism: Socialistic Idealism

After Herbert George Wells released 'The Time Machine', Utopian fiction followed. Through 'A Modern Utopia' and 'New Worlds for Old' characterized by sharp social criticism, H.G. Wells called for advocates in idealism of society for the achievement of peace and happiness, in which a sense of human unity flourishes expressedly (as in 'War of

the Worlds'). He was soon joined by large number of SF writers, best renowned among whom were Jack London ('The Iron Heel') and William Morris ('News from Nowhere').

Anti-Utopianism: Warning of Totalitarian

Anti-Utopian stories debute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Brave New World' (1932), in which Aldous Huxley embodied his vision of a future despoiled by science, and argued that 'Nature is not powerless to put asunder what man has joined.' Together with George Orwell's '1984' which described monstrous, overorganized superstates of the imaginary future, he suggested the eventual catastrophic downfall of any totalitarian in society. Thus, the Utopian society can never come to reality, at least not for long.

Iconoclasm: Breaking Images

Almost all science fiction are written with an iconoclastic ideal. Nevertheless, strictly speaking, iconoclastic fantasies refer to those which extend the satire to cover the worldly as well as the ecclesiastical conventions. The main value of such writings has been to stimulate thinking of social regulations and restrictions back to the roots, to recapitulate the meaning of their original sets-up.

Perhaps the most outstanding of such fiction books is Samuel Butler's 'Erewhon' (almost 'nowhere' spelled backwards) is the name of an imaginary country where institutions are opposite,

to those of the modern society. For instance, disease is considered a crime and crime a disease. Other renowned satirical fictitious include "Erewhon Revisited" (also by Butler) and Ambrose Bierce's "Can such things be?"

Preunioition: Mature limits, sardouism and Computer Drag

"And what can we do to prevent all this now? Now? In 1977? Almost nothing. If we had started 20 years ago, that might have been another matter. If we had started 50 years ago, it would have been easy.": Issac Asimov's "Into the Future" warned of a world without fuel and predisposed mankind's inability to self discipline.

But, in the minds of the SF writers, mankind is even more prove to lose control over the technology that he himself creates. Innumerable science fiction writings about robots and computers, notably Arthur C. Clarke's "2001: a Space Odyssey" and Asimov's "I, Robot", have planted deep the awe of too-advanced human technical ecstasies.

Epilogue

Besides forming a bond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public, science fiction is gradually becoming accepted as an instrument of social criticism as well as a medium of entertainment. In an increasingly technological and bureaucratic age it can serve effectively as a vehicle for satirizing the main fold stupidities and cruelties of modern society.

綜合版

淺談對聯

節錄自國事學會七九年三月號「國風」

對聯，也稱對子，楹聯或楹貼，在我國民間，流傳很廣，每逢佳節，人們便在門庭掛上對聯，以示慶祝和對美好未來的展望；也有在書齋、室內掛上對聯，作為點綴，或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在喜慶或喪祭的時候，也有用對聯來祝賀或弔唁的。

對聯的起源發展

對聯本是由新年的春聯所發展出來的，而春聯卻又是從「桃符」演變而來的；「桃符」初時是由桃木刻成，後來代以紅紙，上書「神荼」和「鬱壘」，作為驅除邪魔的法器。（註：神荼和鬱壘是相傳住在桃林裏專吃妖魔的神。）

到了唐朝，人們漸漸把其他吉祥的字句寫成春聯，也注意到兩句的對仗問題。其後，春聯這種文學形式，便漸漸被肯定下來。

據說最早的對聯，是五代後蜀君孟昶所作的「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

至宋代，春聯已相當盛行。朱熹曾在他的書齋題了一副聯子是：「為善最樂；讀書更佳。」春聯已變成堂聯了。雖然對聯只屬於文士遊戲之作，但往往亦繁徵博引，而且其中內容包羅萬有，上至四書五經，下及俚語巷言，無所不容，故自宋人起已經把對聯作為考驗別人急智和才學的一種方法。

明清時，因為得到朱元璋大力提倡，所以民間普遍流行張貼春聯。「春聯」這個名詞也是始於明朝。朱元璋更曾

親自替一個屠夫題一副春聯：「雙手擎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發展到了清朝，更形成了一個繁榮的高峯，留下了許多叫人擊賞的對聯。

對聯的形式

普通的對聯，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甚至如「龍眼；馬蹄。」者；長至二、三百字的亦有如沙翁所作的「昆明大觀樓」。

就技巧而言，可以有「巧對」、「絕對」、「無情對」、「諧對」、「諷刺對」及「嵌字聯」等名目。所謂「巧對」，便是上聯下聯對仗很工整貼切的。「絕對」指僅得上聯，而無人能對的，如「圓月對方窗有規有矩」，至今仍未有人對上；或已對通了，但無法再找到第二句的。「無情對」則只求文字工整，卻沒有具體的內容，但求有趣。至於「諧對」和「諷刺對」，則顧名思義乃在於其內容之談諧惹笑和明嘲暗諷。還有的「嵌字聯」，對中幾個字合而為一個字或一個字拆開為幾個字，如「此木為柴山出；因烟成烟夕夕多。」亦別饒趣味。

對聯除字數形式之外，更分有「十格」，名目甚多。其實但求文字對仗工整，內容充實了，亦不在於何格何式的。

妙聯絕對

我國自古至今的對聯，流傳搜集起來豈只千萬，而且其中令人歎絕擊賞的作品，不勝枚舉，真是粒粒明珠，顆顆璧石，又是我國一筆豐美的文化遺產。下至閒談風月，聊以自嘲，上至慷慨明志，以昭英烈；或談諧滑稽，或嚴峻

方正，或語帶雙關，或冷嘲熱諷：每每令人細味不已。以下數則都是很膾炙人口的妙聯絕對：

「王帝行兵，雷鼓、雲旗、雨箭、風力、天作陣；
龍王夜宴，月燭、星燈、山肴、海酒、地盤。」
「烟銷池塘柳；炮堆鎮海樓。」
「移椅倚桐同玩月；點燈登閣各攻書。」
「水底月為天上日；眼中人是面前人。」
「嶺頂鷹鳴，酷吏兵丁停鋌聽；
山間雁返，衙門番吏挽彈彈。」
「寶塔七層，一二三四五六七；
算盤分格，萬千百十兩錢分。」
「崑山縣，山陽縣，陽湖縣，湖南從九，做過四五年知縣；
鐵寶臣，寶瑞臣，瑞鼎臣，鼎足而三，都是一品大臣。」
「凍雨洒人，東兩點西三點；
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
「江湖河海清波浪；蓬道遙遙遠近遊。」

對聯中亦有用作罵人的，如以下一首是罵秦檜夫婦的，罵得很精彩：

「咳，僕本良心，有賢妻何至若此；
呸，婦雖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

又經過八年抗戰日寇投降後，某地方的公安分局給百姓貼上一對春聯，把公安分局罵過痛快：

「公安怎樣公？豬公狗公烏龜公，
公心何在，公理何在，每事假公圖利祿；
分局什麼局？酒局肉局洋烟局，
局內者歡，局外者叫苦，幾時結局得安寧。」

除了這些以外，亦有許多對聯是文字淺白，但涵義深遠的，可以作為行以的座右銘：

「秉心在公處處為人設想；
立言唯實句句於理周全。」
「好道德宜從實際做起；
惡習慣務要根本革除。」
「服務為人千般忠實；
存心無我萬事坦然。」

後記

對聯是我國文學園地中的奇葩異草，我們應該加以珍惜；這古代的文化遺產，也值得我們去接受。叫人惋惜的是這株曾經盛放的花似乎已被遺忘了。現在又是臘鼓頻催的歲暮，當你聽到人家說「炮竹一聲除舊，桃符萬象更新」的時候，你有否想到自己動手，給自己的屋子題一副春聯，來代替那俗不可耐的塑膠揮春呢？其實對聯創作亦非太難，最主要是內容充實，文字淺白易明，再加上些心思，便不難創出佳作了。

為增加新年氣氛，以響應「中國雙週」，引起各同學對中國豐富的文化遺產興趣，醫學會特別舉辦了一個班際的對聯創作比賽，題材包括新年景象和醫學院的生活，歡迎各同學踴躍參加。二月十三日（星期三）本會將敦請外界評判蒞臨評定優勝作品、優勝作品將會選為點綴醫學院之用

昨夜，我哭了！

麻

昨夜，我哭了。

趕上渡海小輪，選了靠近機房的一排椅子坐下。剛才家中吃過的晚飯，絲絲暖氣似猶在肚中；一陣寒風吹來，打了一個哆嗦，連忙翻直外衣的領。

乘客魚貫上船。一對青年男女在不遠處樓在一起，沉醉在溫馨迷人的夜色中，幾個穿着整齊的中年人，似剛赴喜宴歸來，邊談笑邊坐下。

「怎好意思又要你請搭船！」一個說道。

「小事小事，不夠我買包香烟呢！」另一個掏出香烟，點起來。

「還不是，不及我每星期兩張六合彩哪！」那個女的答着腔，大家都笑起來。

一個失明婦人，穿着擁腫不稱身的舊棉襖，一手扶着一個藤籃，一手拖了一個男孩，背上頂着一個約莫兩歲的，跌跌撞撞的摸到船的欄杆搭樓坐下。背上的孩子拿着塊「光餅酥」，小心翼翼的一口一口啃着。

機器隆隆地發動。婦人拿出一個小電風琴，着孩子捧了隻塑膠盆，便彈起「天龍訣」來。這孩子，只有七、八歲光景，低着一頭蓬鬆的垢髮，拖着疲乏的腳步，在乘客中一行行的穿插而過。

「多可憐的母親，這般辛苦撫養兩個孩子！」我心裏想。「可憐兩個孩子年紀輕輕便嘗盡這般苦生涯，他們會有一個怎麼樣子的將來呢？」趕忙往袋中掏，摸着一個「大餅」。待會兒孩子過來就給他吧；雖然對他的一生不算得什麼，也算是我無可奈何的一點心意。

高談闊論的還是在大聲討論着他們什麼的；樓在一起的仍沉溺在他們的二人世界中；吞雲吐霧的眯了眼睛在享受着；打瞌睡的在微微發着鼻鼾。電風琴奏着「陌路歸人」的調子，孩子低着頭在人叢中穿過。

手在袋中握着硬幣，孩子一步步的接近。突然間我覺得別人都注視着我，看我下一步的舉動。他們會不會詫異於我的行動呢？他們會不會笑我傻瓜，笑我不知世界艱難，笑我惺惺作狀呢？他們一定會以諷刺的眼光看待我一定會掩着嘴別過頭去竊笑我幼稚的行徑，我想。



硬幣握得更緊了，手心在滲着汗。手忽然變得僵了，伸不出去。孩子打面前走過，去遠了。一時間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卑鄙最虛偽的人。孩子再經過的時候我一定要給他那一元，我告訴自己。

孩子回到母親身旁，在她耳邊搖了搖那空空的盅。婦人連忙起來，摸到船的另一邊坐下，再弄起琴來。一旁的幾位小姐急步走開。

渡船靠岸了，孩子沒有再打我這裏走過，還是拿開去給他吧，我提醒自己是最後的機會了。偷偷的看了隣座的老紳士一眼，他還是正襟危坐在那裏。想過週圍的眼光，雙腿還是繞過機房的另一邊，快步上岸，頭也不同朝巴士站走去。

夜裏，躺在床上，心緒異常激動，遲遲不能入睡。好久沒有濕潤過的眼框，熱淚滾滾而下。

我哭，我憤怒，為的是人世間的冷酷、無情。

我哭，我憤怒，為的是我軟弱，我怕別人笑，我怕別人的眼光，我怕與別不同。

我比那孩子還不如。

阿富汗

石天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五日，聯合國大會緊急會議以一百零四對十八票的壓倒性大比數通過要求外國軍隊撤出阿富汗。是次投票有十八票棄權，十二票不出席投票，表示在有一百五十二個會員國的聯合國中，已有超過三分之二對蘇聯侵入阿富汗表示不滿。

道理已經非常明顯。阿富汗最近的事變是無可駁辯的侵略行動。因此，再在本文討論誰是誰非已無必要。問題倒是，為什麼蘇聯的侵略行動發生在這個時候。這個行動又應使我們思考些什麼問題。

一個直切面

科學上我們習慣每一件事物都要對其直切面和橫切面觀察，才能得個真相，對今次阿富汗事件也可這樣做。

阿富汗地處中亞，是一個內陸國家，北接蘇聯，西接伊朗，東南俱為巴基斯坦所包，此外則只與中國有一條很短的邊界線。阿富汗國家不富裕，是小國，但實際上它的面積有英國的兩倍半有多，人口也有二千萬。接近百分之五十的人都信奉回教。阿富汗目前仍處於落後狀態，全國土地山區已佔了面積五分之四，工農業都不發達，主要以遊牧為主，全國還沒有一條鐵路，只有一些蘇聯援助興建的公路。

在歷史上，阿富汗就扮演着一個溝通東西南北交通的地。阿富汗民族曾經三次為外來民族所統治。一是公元前四世紀的亞歷山大帝，二是十三世紀的成吉思汗，西方的帝國主義勢力則於十五世紀伸進這個地方。那時英國正在印度次大陸上殖民，沙俄想向南擴張，阿富汗就成了兩大勢力爭奪中亞的一個緩沖地區。阿富汗人對侵略者從來都沒有屈服，遊牧的生活和崇山峻嶺鍛鍊了他們頑強、善戰的性格。十五世紀以來，阿富汗人一直展開與英國侵略者的英勇鬥爭。使英軍傷亡慘重。一九一九年阿富汗終於宣佈獨立，是亞洲最早擺脫殖民統治國家之一。

二次大戰後，蘇聯勢力又重入阿富汗。一九五五至五九年間，蘇已經濟援助了阿富汗二億四千萬美元，軍援了七千萬美元，並訓練阿富汗軍隊，壟斷了其對外貿易的一半。所以，蘇阿關係的密切已非今日始。當年把阿富汗門戶向蘇打開的人就是阿共黨（則人民民主黨）上台前執政的達烏德。

達烏德（DAUD）原是王朝中的一個成員，一九七三年依靠左翼和軍人的勢力推翻了王朝，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國，出現了一個表面左傾的政府。當時的阿共黨卻正在分裂之中。人民民主黨於一九六五年一月成立，當時存三派，一是以塔拉基（TARAKI）為首的人民派（KHALG），是一些以前總統卡馬爾（KARMEL）為首的旗幟派（PARCHAM），另一些親蘇的派別，後來則脫黨而去。達烏德搞宮廷的上台時，就是依靠旗幟派及其在軍人的實力。可是，達烏德上台後，便拋棄了其

左傾面目，鎮壓共黨，並依靠美國、伊朗。為了對付共同敵人，人民民主黨的兩派重新組合，於七八年四月發動的改變中推翻達烏德，由人民派的首領塔拉基執政。塔拉基上台後，阿富汗就明確走上了親蘇的路線，國內則實行社會主義改革。但阿共黨一直以來只以上層鬥爭來奪取政權，根本缺乏民衆基礎，更者阿富汗人的游牧習慣和宗教信仰拒絕接受社會主義改革，於是叛亂和起義事件紛紛出現。星星之火，迅即燎原。到了七九年，塔拉基的共黨政權其實只能實際控制全國極少之土地，就是公路也只能掌握首都喀布爾（KABUL）五十公里以內的範圍。

在這個回教反抗運動過程中，從反對塔拉基很自然地連系到反蘇來，就如同伊朗人民反對伊朗王連系反美一樣。七五年間，蘇聯正急於謀求在阿富汗局勢中的出路，恰在此時，出現了其沒有準備改變，人民派的新強人阿明（AMIN）推翻塔拉基上台，此人更強硬地打擊共黨內的另一派——旗幟派，進一步削弱了人民民主黨本身的基礎。到了這個時候，很明顯地無論在阿富汗蘇聯再捧出什麼傀儡也不能挽救失敗的局面。回教反抗勢力越形活躍，阿明政權已危在旦夕。蘇聯沒有什麼其他選擇，只有親自動手。據說蘇會征詢阿明政權出兵協助，但為其拒絕，於是蘇聯唯有走其下策，捧出旗幟派的卡馬爾，搞了一次蘇聯軍隊「幫忙」的改變，隨着就把十萬大軍開進阿富汗。

有人會覺得蘇聯侵入阿富汗是不智之舉，因為一方面它極有可能陷入游擊苦戰的泥淖，另一方面又在國際上空前孤立！但阿明政權倒台前之情況是很明顯的：一旦回教反抗勢力成功上台，不難出現一個蘇聯的伊朗，讓這樣一個國家拉在自己的南下通道，如芒在背，蘇聯忍得了嗎？幹嗎它就不想擴張，幹嗎它就要走這步險着，當然蘇聯的出兵也是期望在短期內能較平反抗勢力。美國在伊朗王倒台時束手無策，是因它缺少了今天蘇聯的服務，也缺少了蘇聯的有利地理關係。我們很難說一個侵略者不智，因為他的愚蠢不在於他的戰略戰術，而在於其要進行侵略。也許當我們也看一看橫切面時會對這問題更清晰。

一個橫切面

讓我們先看看七十年代終結前夕的形勢。

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直以來就受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五十年代末期蘇聯在經濟上軍事上都還是一個弱國。但經過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蘇聯成功地把東歐和一些落後國家組織到它的政治，經濟勢力範圍之內，強化了本身的經濟軍事力量，再加上二十多年來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大大地削弱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實力。所以，到了七十年代，蘇聯開始制定的已經是全球性的支配戰略，已經從與西方的對峙的形勢中轉守為攻。

蘇聯的全球海軍戰略就是其向外擴張全面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蘇聯除了面對北冰洋有一些海岸線外，基本上是一個大陸國家，但目前除了在航空母艦的製造上落後外，蘇聯可說擁有最強大的海軍，問題是它未有足夠港口，運輸和補給能力。蘇聯的四支艦隊：北洋、波羅的海，地中海和太平洋都未能完全連貫起來，主要的缺口是在印度洋，而這也是西方石油和貨運的致命咽喉，七九年，蘇聯已成功地地在越南找到了東南亞最優良的軍港金蘭灣，只要再在印度洋上找到一個暖水港，蘇聯的全球海軍戰略夢想可算初步實現。阿富汗歷史上本就是間通東西南北的通道，對蘇聯來說，它這一是壓得過的。

另一方面，伊朗正在發生的危機相信給了蘇聯極大的刺激。蘇聯軍隊進入阿富汗，世界焦點大多集中在巴基斯坦，其實從阿富汗既可南入巴基斯坦，也可西進伊朗。伊朗、沙地阿拉伯半島，而東北非東部這個石油領域相信戰爭爆發是必爭之地。現在蘇在阿建設兩空軍基地，用短短的戰鬥轟炸機，只需十五至二十分鐘就可到達波斯灣緊握石油出口的霍布木茲海峽。可以，蘇聯甚至以巴基斯坦和伊朗都不取，而直接攻擊阿拉伯半島，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沙地阿拉伯控制，西方則可能宣佈完蛋！

當然，蘇聯心目中真正打什麼算盤也很難估計。但阿富汗毫無工業，又無農業，蘇聯主要想利用的當然只會是其戰略作用。所以蘇聯也未必準備全面控制，只要游擊隊的活動不致危害其對阿富汗的使用就可以了。現在蘇聯在阿富汗走的戰略是三部曲：一是牢牢地控制着喀布爾；其次是佔領各省會，並開始築基地；最後才把軍隊開進農村，粉碎游擊隊。目前蘇聯已成功達到了第一點，第二步正在進行中，第二步成功後相信第三步主要還是起阻遏作用，不必是徹底的。因此，蘇聯在阿採殘殺政策，頻頻使用焦土滅族的燃燒彈，無非是想把人民的反抗阻嚇到一個微弱的程度。有人担心，阿富汗人會面臨如柬埔寨人的屠殺，這其實是不無道理。

蘇聯這樣幹是明顯地於站在全世界特別是西方的對立面，也打破了它自己長期關於緩和的宣傳。但蘇聯這個選擇極有可能是根據於其對西方國家態度的分析。一是限制戰武器談判第二階段條約過了大半年還是放在美國國會檔案內未予討論。其次是北約最近準備在西歐部署中程導彈，射程到達莫斯科，列寧格勒，烏克蘭等工業地區，三是西方國家最近對越南（其實則是對蘇聯）所進行的外交和經濟圍剿。所以，西方今次的強烈反應雖然比意料中強，也不應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蘇聯不可能對西方國家最近態度轉變感覺不到，這次行動只不過說明了蘇聯敢於打一次硬仗，去摸一摸對手的底牌。

此外，蘇聯的內部變化也是不應完全忽視的。近年來蘇聯經濟的不景氣，石油開始出現短缺現象，既可能產生蘇聯把伸了出去的手收回來的效果，更可能產生要把手伸得更長，以求彌補其國內的不足的效果。可惜我們對蘇聯內部情況的資料掌握不多，否則也許除了直切和橫切面外，我們還可有一個高度放大的內部畫象來求一個全面了解。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

四十二年前，納粹德國把軍隊強硬派至奧地利，強迫德奧合併，當時全世界莫奈之何。一年多一點，德軍進軍波蘭，揭開了二次大戰的序幕。

目前的形勢又勾起了很多人這一段歷史的痛苦回憶。事實上，當前的國際局面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一些側面現象可以反映出世界的不安因素。一是聯合國的作用越來越相出於二次大戰前的國聯，只有討論的作用，沒有實際的效用。二是世界的勢力組合正在急促地分化，變動而形成新的陣線，如中美日西歐的軸心之可能出現。蘇聯東歐集團、越南、古巴又形成一個組合。每地區如東南亞、中東、非洲、印度洋又有其對峙之組合。這種組合就極趨嚴重。世界性的經濟困難從七三年起來有真正復原過，金市在八〇年的第一周突破了每安士六百美元大關，有金融估專家計三個月內可攀上七百五十美元！與七〇開始每安士黃金值三十五美元的情況比較可算是嚇人！美日的軍用工業股票急促上升。這一切一切側面現象反映了世界正步入危機，偶而當危機都聚集到一點時，就可爆發成毀滅性的戰爭。

樂觀的人們當然會寄望阿富汗發展成蘇聯的越南，成為拖垮蘇聯的一個戰場。這個想法是不無根據的，阿富汗人有頑強戰鬥反抗侵略的傳統，在那無鐵路，山巒滿佈，不是積雪的山頭，便是灼熱的沙漠這大片土地上，未嘗不是游擊戰爭的有利戰場。所以，有研究專家甚至指出除非蘇聯投入一百萬人的力量，否則控制不了阿富汗。從這個角度看，蘇聯人會受到打擊和損失是可預料的，但今日的蘇聯不象六十年代的美國。它早正在爬向世界強國頂峯、爭奪霸主地位的途中。進一步的困難只會迫使其進一步的進攻。歷史的規律往往是這樣，一會冷戰，一會緩和，然後再再緊張，緩和的周而復返，到某一天緊張的程度把戰爭危機的強拉盡時，在一些引發點上仗便會打起上來。阿富汗內戰多數會持續下去，相對平靜了一點，但無非又把一個地雷埋在地下。七十年代的東中戰爭，印支戰爭，東非，南部非洲的戰爭，中亞戰事總有一天會爆炸起來！所以，推斷阿富汗會走上二次大戰前奧地利的命運還是六十年代越南的命運意義是不大的，更重要的倒反而是問：我們怎樣正視阿富汗事件的後果，戰爭打起來我們應扮演什麼角色？——讓我們將來有機會再尋找這個答案！

四十二年前的
奧地利
還是十五年前
的越南？

綜合版

我也來談
信仰

湘

一種有如斷頭台一樣
沉重，一樣輕逸的信仰。法蘭茲·卡夫卡
(FRANZ KAFKA)

好像往常一樣，跑來上生理學實驗課的同學少得可憐，只有老貓數十隻，不同的是，在那羣站在講室入口處的實驗室技師裏頭，多了個拉長着臉的黃博士，交抄着手臂放在胸前，留心地觀察着我們。

因為聽說上一次A組的同學出席率太低，我覺得這一次似乎將有什麼事發生。

如是者實驗進行順利，然後到了有關聽覺神經系統的部份，潘博士叫我們移動坐的位置，來進行某一個實驗步驟。

不知怎的，羣衆的態度突然間變得非常輕鬆，好像一個儲滿了歡笑和竊竊私語的氣球突然間給人放了氣，於是整個講室充滿了快樂的氣息，有如下課的光景。

這個時候，黃博士似乎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的頭猛烈地搖動着，憤怒湧上了他的面龐，他激烈地拍着手，急步地走到講壇的前面，叫喊着：「我最不滿就是你們這一種 HORSING AROUND 的態度！這種玩玩，滿不在乎一樣的態度，這是最不要的了！」

講室裏全人類陷於死寂，衆弟子惶惶然不知所措。

「……你們知不知道市民對你們的期望……納稅人每年花了多少金錢在你們身上用以栽培你們……」他繼續說下去，激動地說着，但同時又恐怕傷害了我們，勉強地擠出了不自然的笑容。

「……我隔不久就要 STING 你們一把，讓你們知道你們肩負的責任，是多麼的重要——你們怎麼可以辜負社會對你們的期望……你說你對社會關心，好，OKAY，表現出你的關心吧……去看看我 OFFICE 門上的 POSTER，是有關魏京生的，你說你是中國人，你有關心過魏京生案件嗎？你有關心中國嗎？……」

家人的聽覺神經完全受黃博士懾住了。

我覺得有點慚愧，好像背上忽然長多了一塊招牌，上面清楚地刻着：「此人去年逃學數次，尤以生理實驗課為甚。」好痛快的責難啊，黃博士，繼續吧。

他站在那裏，滔滔地說着，繼續告訴我們生理實驗課的重要和實用，苦心地動着我們，雖然這一頓話應該灌進溜了上課的同學們的耳朵里，但在我們來說也很有啟醒的作。

已經三十歲還要苦讀考進醫學院的史懷哲在他著作的非洲醫記第二章第一段裏這樣寫着：

「爬上小坡地，順着小路前往住宅時，發現沿途都給雜草覆蓋，道路的蜿蜒曲折反而不甚明顯。與我並行的傳教士赫爾曼說：『我明天立即叫孩子們將這些雜草除去。』我回答他：『不，還是讓我自己踏出一條路來吧！』此時，我腦中突然浮現前往中國的某位傳教醫師的事來，這名醫生的醫院和住宅先在義和團暴動中遭到毀滅，後來又在北伐期間受到破壞，目前還在進行第三度的重新修建工作，比起他來，我是多麼地幸運！……無論何時何時，我早已以蘭巴雷自居，（按：蘭巴雷位於剛果，是史懷哲行醫的地方。）並默默地為這裏的土人獻出一己之力。

在這短短的節錄裏，我想我都可以觸摸到史懷哲濟世為懷的心腸，這便是我想告訴大家的信仰，我想我們都應該將這種理想付諸實行吧。

我突然間想起在每次班裏搞大型聚會的那種過份喧嘩胡鬧的情形，想起同學掛在醫學會辦事處裏毛澤東的話句，想起每晚電台在停止播放節目之前總唱的英國國歌……一萬件事湧上心頭。我們這一羣醫學生究竟有多少人在聽過了黃博士的說話之後肯回家仔細地回想一下，真希望黃博士這武士式的勇猛一刻沒有白費就好了。

大概正如安德遜先生在行為科學課上說過，我們這一代醫生所面臨的病症，並不再是史懷哲醫生（DR. SCHW EITZER）那個時候的流行病，諸如赤痢，霍亂之類。

但是我們需要面對而且更加要緊緊地抓住的正好是史懷哲的那一種信仰——竭盡心力，救活病患的精神。

啓思稿例

- 啓思歡迎老師、同學及醫生來稿。
- 中文稿件請用原稿紙直寫，英文稿件請用打字或書寫清楚，請勿一紙兩面寫。
- 來稿可交與任何一位啓思編委或投入飯堂內的啓思信箱。
- 來稿可用筆名，但須附真實姓名、年級。
- 本刊恕不退稿，如欲退稿，敬請註明。
- 稿件刊登與否由編委會會議決定。
- 來稿文責，作者自負。
- 編輯有刪改權，如不欲刪改者，請註明。
- 如果有任何投訴，請於文章刊登後三個月內提出，逾期本刊恕不負責。
- 如要轉載啓思文章，請先通知並得到啓思編委會同意。

她

林孤舟

Name: Chan Mui (陳妹)
Age: 75 Sex: F
Marital status: Widow
Address: 36, Dark st., 2/F,
Wanchai, H.K.
Diagnosis: C.O.A.D.



單是今年，陳老太已經出入瑪麗醫院四次了。每次都是因為哮喘病發作，暈倒在街頭，被途人送入醫院的。雖然她留在醫院已經有好幾天了，但是她的兒媳從沒有來探望她。

在一幢座落在灣仔的唐樓中，裏面住了九個家庭。陳老太因為年老無依，所以是其中一位上格床的住客。每當哮喘病發作時，她都不能攀高爬低，所以一直以來，她都留在床上，舒服地渡過每次的病發。有一次，她不慎弄反了盛載大小便的痰盂，從此也再不能留在原有的地方渡過她的哮喘了。所以，她只有在發作時流浪街頭。

陳老太的兒子是某洋行的副經理。他和妻子及他們的愛子，住在美孚新邨。一家三口生活得很愉快。沒有人知道為甚麼他沒有照顧他的母親。其實，根本就沒有人去理會他們。

上述故事改編自七七年健委會「老人計劃」的資料。

孤舟希望讀者可在可憐陳老太，及指責那兒子不孝之餘，自己也作一反省。十多年來母親都會含辛茹苦地照顧我們，但是我們對她的態度又怎樣呢？我們都長大成人了，但這都是用母親的青春換來的。在未來十年內，我們就要面對「子欲養而親不在」的情景，親愛的讀者，希望您能夠仔細地想一想。

假期中的
回憶

英

短短兩個月便完成了第一個學期，在這假期中，過去兩月中的種種事情不時湧現心中，對這段時間的生活真是有很深的感想。

大學教育應當是很有意思的，不止知識的尋索，對個人成長也應有很大的影響。又記得曾聽人說過：「大學裏的每一份子都應為尋求真理而努力的。」

可是回想在這兩月中，我又做到了甚麼呢？有在知識的尋索上努力過嗎？不錯每天花了很多時間在書本上，可是心中想的不外乎是考試「過關」，何時想過要充實自己呢？

很多時都很想關心一下社會上的事物，如印支難民問題等等……這原本是認識世界四周的一個好機會，可是卻只因「教學制度不容許我去參予！」把這些機會全都放棄了，甚至對一切事物都不去過問。但我深信「教學制度」只不過是一面盾牌吧！它把我保護在自己的斗室裏，對一切都全不作聲。我常問自己：你為何變得這樣的麻木？可是我却想不出一句回答的話來！

回來又想起了平時課餘的活動。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假期前的一個晚會，那晚我們「快樂地」消磨了數小時。可是當晚令衆人歡喜若狂、大呼大嚷地娛樂一晚的是一個甚麼項目呢？我真不願去想，更不願再寫出來，因為這只會使自己增加點煩惱吧！很希望教育對我們個人成長會有點影響力，使我們莫再留戀那狂野又幼稚的玩意了！

且看在未來的歲月裏，能否重新振作起來，好好去珍惜這份教育！我不願見到將來的我比起中學時期的更為麻木、更沒有理想。但這些卻好像是真要發生了！

我的思路好像漸漸狹窄，我的腦袋好像漸漸乾枯。在這情形下，我只好向着上天說：「主基督，求你賜給我信心去實踐你的精神吧。」

寫在七九年聖誕夜

更正啓事

第十一卷，十一期 (Vol. 11 no. 11)

一、本期第四、五版，宇永君「獻給人類——偉大的十年……」一文中，在第五頁的「七九年的實踐——認中關社的重整」副題下的第三段：

「在這年，港大學生會……確立一個成功的放曠世界。」應排在第四頁「確定方向——七九——放認關乎」副題下的末段。

二、在第十一頁「看海有感」一文的圖片應與第十四頁的「T. I. G. 點滴」圖片對調。

編委會就以主排版錯誤表示歉意。

從王源美教授談醫科教育與道德說起



馮康

相信我們同學之中真的沒有人能夠每天早上五時起床；但這不要緊，因為我們中也大概沒幾位會在九時至十時間上床。重要的卻是：誰能夠堅持每天跑兩哩步？誰能夠為爭取更多的工作時間而放棄社交生活？誰能夠在畢業後不墮落於社會的染缸之中？王教授的話，也該叫我們七百七十位同學為之震撼了吧！然而，實際上卻似乎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地方。許多同學可能都不會太同意王教授的話。「行醫求利」是不好，只是不會有太多人視之為罪惡。更沒有幾位同學會懷疑他今日的理想會變質；尤其是一直在學生會醫學會積極參與的同學；大家都深信，我們一定能夠堅持下去。王教授錯了嗎？還是同學們錯了？我不知道。或許這就是我們必須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時候了。

可是，有一點我肯定王教授一定對：醫學院教導學生專業知識和道德的時間並不長。當然，我亦深信這年代絕不該是高舉論語或聖經說道德的年代。但假如年青一代的醫德確是日趨低落的話，我們能回顧我們今天的課程教學嗎？沒有人能在初進醫學院時知道怎樣才叫好醫生。即使在一二年級的時候，大家也不過是憑熱赤子之心去想而已；三年級是個很富刺激性的轉變，同學們到底覺得自己還像位醫生而不是理學院的學生了。面對病人，很多同學（並非全部，也可能不是大多數）都會揣度着那種語氣，那種態度，那種問題，那種行為才算好，老師們又同時會告訴大家該怎樣做；一切彷彿都很好。然而，事實仍是：到了五年級，正如王教授說，多數人都「太過注重學習醫療科技，而忽略了懸壺濟世觀念」了。這些事情，的而且確是在校內發生的，是在同學們在病房課室間奔走的時間內發生的。我們真的要好好地想想目前醫學院內的教學了吧！

其實所謂醫德，本來便是個複雜的問題。前些兒我們的內科老師吳定夷醫生替中大校外課程「社會與道德」一科演講，就這方面作了很詳盡的討論。他的講稿其後在各大報章都登了，不知大家讀過沒有？不過，我相信王教授在他的談話中和我今所要說的醫生，卻是個簡單得多的問題：從醫者該如何在「金錢利益」與「為病人服務」之間選擇？在我來說，答案清楚不過，對王教授的態度，我不能更同意的了；我相信抱同樣心態的同學實在亦很多。問題是：誰能夠起碼在大學的五年內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覺性，而不致使意識凋零呢？說到這裏，我又有兩點可分開討論。

首先我們要問：當初升三年級的同學在差不多完全無知的狀態下進入病房時，他們有沒機會找到個好的可跟隨的可學習的典範？這些年來在宿舍、白文選樓、圖書館、馬麗餐室之間，我聽過不少閒言閒語；得個印象是許多老師無論對病人對學生都好，很叫同學欣賞和佩服。但有些（可能是小部分）卻真的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笑柄。如果我們能認識接納教材的存在，那末豈不是好事。不過我們之中實在有太多同學對什麼都「沒有什麼所謂」了。於是，前輩做什麼，大家也跟着做什麼，好的壞的都會一代一代的傳下去。再看香港的醫療服務，其水平一般是由高級有經驗的醫生監察維持；說個別臨床教學部門無須負起保持基本道德水平的責任，無疑荒謬了。希望我們的老師知道，他們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看進同學的眼中的。

另一方面，現在要說的第二點才更是我想帶出的問題。我們「太過注重學習醫療科技」了。可是同學們其實是不能不如是的；大家天天上病房、到門診、聽的看的學的，有那一處不和醫療科技有關。可能正因為這理由，我們的醫學院才能保持着國際聞名的質素。不過除此之外，我們什麼都沒有。間中會聽到

一位老師說：「我們必須把病人看成一個人，要照顧他的社會及心理環境。」一句空泛的話，使我們相信說話的老師大概是位好醫生來的；但卻沒有人知道社會的現實又是怎樣的情況，更遑論什麼「更致全康」了。我不知新的行為科學課程怎樣，不便置評。在社會醫學方面，校方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像為學習胸肺科醫療服務的安排，從律敦治醫院的專科到門診的社會工作，無一不包括，這是好事。至於其他科目，則除兒科有特別的個案要同學針對到病人的社會背景問題外，實在就只有醫療科技了。於是，不單同學們心中只有醫療科技，到畢業時，大家想的亦不過是該選那一專科，到那間醫院找個好位而已。這便是一面專科教育的結果。

假若這樣的教育對社會有大大好處的話，我一定極之贊成。然而，實際情況卻往往令人疑惑。且不提一些大家熟悉的事實：我們大多數會成為普通科醫生，而將來和今日所見會有頗大出入。即使在教學醫院的服務，又何嘗不為個別教學部門的研究興趣影響着；很多時候，醫療服務倒置於科技研究之下，那是笑話之一。此外相信大家也聽過樣似「今日的醫療科技只帶來更多病痛」的說話。又或者：百分之九十的中風病人住院是因為他們家庭照顧不來，百分之九十不住院的中風病人是因為他們家庭重有這能力；深切治療部除費用昂貴外，並沒有特別帶給病人什麼，諸如此類。也不單是說說而已，很多大抵都有真憑實據。這些卻直接地向過份傾注專科服務的態度，提出有力的挑戰。不是說有任何人懷疑到專科服務在醫療戰線上的作用，只是這類服務到底花去社會太多金錢了。再者，我們今天都相信預防勝於治療，我們亦相信所謂「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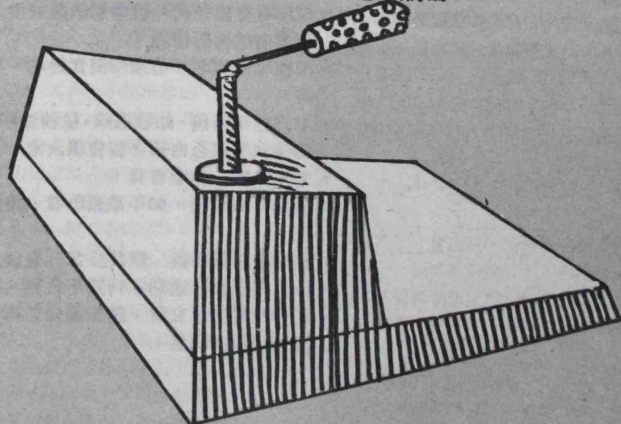
」是包括一個人的身體，精神，心理各方面。醫療服務發展至今，已到達了要求羣衆學習自己照顧自己、自己組織起來發展「全康」的階段。這個「社康」的概念，在世界衛生組織大大話話也提了好幾年；而我們醫學院的教育仍只停留在一面倒向學科方面，不落後二十年也有十年吧！

我不以為我們需要降低目前的專科學水平，這樣子似乎是削足適履了；我們自然亦不希望失去已有的國際聲譽。一直以來，我只是意圖點出任何錯誤都不可能是單方面做成的。如果要責備同學們不能堅持服務病人的心態的話，我們就必須對目前醫學院內的課程教學同時作出批判。我們無須作任何的道德說教；主要是老師們如何能作個好的榜樣，大家看病人時又是否能切實地照顧到他們各方面的問題。最近校方從蘇格蘭請了位專家來就設立普通科課程上給點意見，似乎各方面都很有決心要把這課程付諸實行，這會是個很大的改進。詳情我們自然仍要等待專家的報告才討論。目前我們的新課程中有一項叫綜合課程，目的是要叫同學們盡量體會生理解剖等科目的臨床重要性。據悉初步實行後，反應良好。不過，私意卻以為：這些綜合課程其實可有可無，大多數教臨床科目的老師在講課時都會提到些基本的生理解剖。與其在這方面花上許多的時間人力物力，不若把之花於綜合行為科學，社會醫學，普通科及各專科的教學更佳。

最後，必須說明無論我們醫療制度如何完善，其運行的好壞賴於醫生們的全羣體意識和服務心態。假使醫療服務真的一天成為一大企業的話，那才是個悲劇！我們任何人不喜歡呆板的道德討論說；只是，在目前的條件下，我們恐怕連想的機會也沒有呢！

課程論壇

有鑒於現時新課程正在實驗階段，及醫學會將設立課程檢討委員會，為便利同學提出意見及交流看法，故此特設「課程論壇」專欄，歡迎老師同學投稿，參與討論。



醫學會幹事專訪 (上)

啓思記者：梁永雄
袁維基
范耀華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香港大學醫學會李樹堅閣於續了出來，成為醫學院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醫學會對於我們是極為重要的，故此各同學亦想對這班熱心的幹事有多些了解。啓思記着有見及此，特派特快新聞記者訪問了這班幹事。以下是這次訪問紀錄：

時間：十二月四日下午五時四十五分

地點：醫學院飯堂

訪問人物：李樹堅（堅） 主席
鄧遠懷（懷） 內務副主席
鄭健強（強） 外務副主席
李啓文（文） 福利秘書

問：你們為什麼會有興趣加入幹事會呢？

堅：因為我認為醫學會有它存在的價值。在大學裏，大學不能給我們一套完整的教育，它所給我們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而已。故此，其餘的知識便要我們自己本身去探索。但是，我們認為醫學會要負起部份的責任來幫助同學來尋求書本上得不到之知識。所以我認為我值得付出這一份力量。

懷：入大學不只是为了讀書那麼簡單，我們還要建立和實踐我們的理想。在一年班的時候，因為當時各同學參予活動的氣氛頗好，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充滿了一般充動，再加上高年班同學的指引，我便在醫學會當了福利秘書一職，得到了不少寶貴的經驗。在第二年，我離開了幹事會，今年我抱着自己的熱心和理想，加上高年班同學的激發漸覺得自己應該有責任繼續下去，再加上我很希望和同學們多些溝通，所以今年我再次加入幹事會。

強：去年我也離開我班的班代，在學生會也幫過忙，但我仍然對我應該走的路還不太明朗。在心理上，我亦對於同學們的參予活動感到有些失望。在我未入大學之前，我印象中的大學生是很團結，很熱心參予活動的。但當我入來後，覺得事實並不如此，而且人與人之間也缺乏了一種交流。故此我感到有些失望，暑假期間我便沉寂了下來。可是，人生只有短短的幾十年光景，如我不在這適當的時候去尋求自己的理想，和知識，那豈不是一種損失。所以我便選擇了加入幹事會。而且，熱心的人並不多。——我不入幹事會誰入幹事會！

問：文，你是一年班的新同學，你又是為什麼加入幹事會的？對你的功課有影響嗎？

文：我是St John's的堂友，早在St John Orientation 時，看見了醫學院高年班同學的衝勁和熱誠，自己也熱心起來。後來，一位高年的同學問我，我更對幹事的職位更有興趣。況且在迎新時，我

的導師很好，對我影響頗大。所以我便加入了幹事會的行列。當初，我對福利秘書的職位不甚了解，還恐怕自己擔當不來，但後來得到各師兄師姐的指導，也漸漸適應了。

我個人認為，讀書固然重要，但我們的眼光也應放遠一些，對各方面和社會也應有認識，而且和一班喜歡搞活動的同學一齊工作，大家也很容易傾得理。對功課上肯定是有些影響，但那是值得的。有時，我是要「較」了一些 lecture 的，捨輕就重，很多東西只有留待放假時追吧。

問：你們認為組閣是否太急促和有什麼困難？

堅：組閣方面事實上是有點急促的。甚至我們準備競選的時間也很促。

懷：主要困難是落在一年班同學身上。醫學會裏面有些職位是想給一年班的同學做的，但由於雙方彼此並不太熟落，故此很難找到一些熱心的同學參加，有時，我們也只好找一些在班中搞活動的同學來加入。

強：那是不太公平的，他們（一年級的同學）根本對醫學會的了解並不太深，但要他們去做一些他們根本不太了解的事，那是有點困難的。但我認為那些同學最緊要的是他們有一股熱心去做，這是值得嘉許的。

問：醫學會對學生會的聯繫應該怎樣呢？現時和大學本部是否脫節了呢？

強：我認為大學本部和醫學院只是地理上的脫節而已。在消息傳遞方面，是沒有多大問題的。這也多

得一些住宿舍和學生會的聯繫，存在了一種困難——就是雙方的了解不夠，和雙方的方針不多不少有些出入，再加上大家的合作基礎還未安排好，就形成了一些雙方合作上的困難。

問：三、四、五年班的同學因為時間上和功課上的問題而少於參予醫學會所舉辦的活動，你們有何看法呢？現時舉辦的活動會否偏重於一、二年班呢？

強：我們所舉辦的活動的對象是醫學院的每一個份子，是沒有偏重於某一面的。但由於宣傳方面和時間方面的問題，三、四、五年班的同學的確是比較少參予我們的活動。但我們希望他們盡量 show response 和參予我們所舉辦的活動。

堅：三、四、五年班的同學也常常給予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

問：你們認為同學們參予的程度怎樣？

堅：當然越多人參加越好，但有時也不可以苛求的。其實，我們將來都會在醫學界裏工作，所以我們可以舉辦多些對醫療界方面有關的活動，這可以較易引起同學們的興趣的，這是其他院系沒有的條件。

問：最後，你們有什麼興趣和課餘活動？

堅：我喜歡音樂、唱歌，打ball和閱讀一些有關人的書籍。

強：我則喜歡戶外活動、音樂、唱歌、畫畫、閱讀和睡覺。

懷：興趣十分廣泛，特別有興趣於唱中國民歌。

文：聽歌，夜晚跑步，打ball（特別是籃球）和閱讀武俠小說。

一個喜愛游泳的醫學生

——許由

許由，一位84的醫學生，個子不算高大，但皮膚卻是黑實實的，他便是醫學院的游泳健將，替醫學院奪得本年度香港大學水運會全場總冠軍功臣之一，而他更連破港大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自由式紀錄，勇奪全場男子個人冠軍。在十月中時，他代表香港大學游泳隊參加TIG，奪得男子400公尺自由式金牌。

許由生長在一個運動世家，家人都十分熱愛運動。他的一位哥哥乃以前港大足球隊隊員，曾參加BIG（TIG的前身），而另一位哥哥更是香港奧運選手。許由受家人的影響下，對各項運動都十分喜愛，而游泳更是其專長。他由中二便開始鍛鍊游泳，直至中六的初期。在這段期間，他加入南華會為泳員，後來轉入東方會。因為他身型比較短小，故初期在鍛鍊時比較難抵受龐大的運動量，因而初時進度比較緩慢，曾經

有一年多都沒有進步。但他卻沒有灰心，繼續作體力訓練，後來慢慢便能適應長時間的訓練，於是泳術便開始有進步。再加上南華會的教練指導下，游泳技術突飛猛進，成為一個傑出的游泳運動員。

個人對於運動的看法

他個人認為運動的 manifestation 在於訓練及比賽，而其認為訓練是兩者中最主要的一環。運動比賽不免有勝負之分，但他認為一個運動員應注重的是成敗（指個人奮鬥而言），而不是比賽中的勝負「指名次上的勝負」。因為訓練是運動中主要的一環，因此，一個運動員的成敗，不應完全以比賽的結果去衡量，而應以他對訓練的態度，熱誠及奮鬥作準則；因此，一個運動員的真正成敗，在他比賽之前，已大致肯定了。

訓練與比賽間的關係

他覺得一般人視比賽與訓練為兩個分開的東西，又有人視比賽為運動員互相抵制的一種途徑，以致對他們來說，出賽成為一種負擔，但他認為比賽與訓練不應分開。訓練的目的，應在鍛鍊自己的誠實和意志，而比賽可以作為訓練的目標，以幫助運動員在訓練中的奮鬥，亦為運動員之間互相交流經驗的機會。比賽亦可以幫助運動員真正了解體育精神，因此比賽及訓練是相輔相成的。而運動員對比賽及訓練應抱的態度，則應該是積極、認真及誠實。最後，他認為一個運動員的對手不單只是他左右的人，而他最大的對手是他自己。當一個運動員戰勝了自己時，他就是真正地成功了。

港大和醫學院運動水準

在游泳方面，他認為若與公開賽（如 Hong Kong Annual Championship）相比，港大運動水準比較低。至

於醫學院的水準，他初入港大時聽說醫學院的運動在港大很好，但現在卻發覺真正參加運動的人很少，可能功課比較忙所致。而醫學院的運動成績好的主因，他認為醫學生在港大時間較長，傑出的運動員替醫學院爭光的時間便加長了。



根

(本文作者為生理系高級講師，「中國雙週」名譽顧問：「中國雙週」將在一月卅一日至二月十九日在醫學院舉行。)

各位同學：

無論你是什麼國籍，生長在什麼地方，是否踏入過中國半步，你永遠也得與中國黏上些關係，或深或淺，總是掙不脫的。也許有人會不同意我的說話，認為若是一個人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是個道道地地的香港人，又或者認為自己已是入了英國國籍了，幹嗎要扯上什麼中國不中國，簡直多餘。但請各位暫勿煩躁，就算不提我們外表具有中國人的特徵，你總不能否認我們體內流着的是我們祖先——中國人遺傳給我們的血液？而更常常提醒我們與中國有淵源的

就是冠在我們名字上的姓氏——一個中國的姓氏。就算你改了或加上個洋名字，你的中國姓仍緊緊跟着你的洋名字後面，就算你能忘記自己是中國人的後裔——但別人卻不能也不會，除非你連「老豆姓乜」也忘記。索性連姓也改掉，再加以整容染髮。

現在，我並不是堂然煌哉說什麼認同、回歸、愛中國等大問題，我只是覺得單單為了我們的姓氏，也該認識一下我們的「根」——中國，認識一下它的過去，現在及關心它的將來。認識一下它的歷史、地理、文化及政治也該是我們的責任，就算不是責任，各位也不能否認這是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一個大學生的應有知識及態度吧。

中國是世界上文明古國之一，有悠長的歷史，更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無論是天災或是人為的禍害，使到它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更多波折，因而在民族性、政治、文化、經濟上都受巨大影響，於是演變成今日之中國。雖然各人之觀點及角度，對現代中國之一切發展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姑勿論看法上有何差異，中國既是我們的「根」，我們

是應該加深認識及關懷它。何況我們居住的香港，與它是那麼近得不能再近，息息相關，簡直是骨肉之親。

中國的一切，目前引起世人密切注意，甚至引起所謂中國熱，外國人都以一遊中國為榮，能知道一點點中國任何一方面也覺面上有光，身為中國人，有一個中國姓的我們對我們的「根」及祖先出處全無認識漠不關心，要是被外國人知道，那是多麼可恥的事呢！因此我覺得今次舉辦「中國雙週」，實在是很有意義。作為一個醫學生，尤其有必要去認識它。想想吧，在中國三國時代，已有名醫華佗做開刀手術了，中國有許多醫學上的理論技術及藥物上的知識似乎失存了，但現在連外國人也對它們有興趣，也要研究。為什麼我們自己不多去了解，理解和研究呢？

我說的都是十分膚淺而易見之事實，我並非對中國任何一方面有特別深的認識，但我會和同學們一樣，不斷去認識中國，欣賞它好的一面，痛惜它不幸的遭遇，批評檢討令中國陷於苦難的因素，更希望能在某些方面盡一點微力和同學一齊學習。

我祝各位在這個「中國雙週」裏，有豐富之收穫，不負「中國雙週」籌委會全人所望。更望中國欣欣向榮。

願大家

「改名不換姓，數典不忘祖」

黃志昭

中國雙週

一月卅一日至二月十三日

名譽顧問：生理系黃志昭博士

- 開幕禮（舞獅、國樂演奏、國術表演）
- 中國音樂、民歌欣賞（邀請老師、同學表演）
- 幻燈（中華民族的過去、現在——將來）
- 中國電影介紹
- 書展
- 講座——

梁燕城（浸會講師）：馬列

主義如何影響中國文化

曾樹基：從政治及經濟角

度看四化成功的希望

周魯逸：度看四化成功的希望

林也木（前紅衛兵）：文化大

革命對中國青年一代的影響

醫學會時事組主辦

打倒四人幫之後 的左派報紙

牛虻

四人幫固然是罪惡深重的，但打開一張由於幾年來的習慣而繼續訂閱的左派報紙，不禁令我懷念起四人幫來。

四年前，我很自豪的向家裏人說：「你看，我看的報紙不講狗經，不談馬經，沒有黃色小說，有科技消息，有時事評論，有中國報導，完全是新氣象，那像其他報紙的腐朽沒落？」我得到的回話是：「你不覺得枯燥嗎？」

枯燥？會嗎？難道趣味等如低級趣味嗎？

我仍然以看這些報紙為榮，至少內容健康、清新，就如污泥裏的幾朵蓮花。幾家大的報紙，甚至連戲院廣告都沒有色情暴力的電影的。我以很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而這些報紙竟全合乎我的道德要求。我為他潛移默化，我捍衛了別人對他一些報導失實，鸚鵡言論之類的攻擊，我對這些報刊有了很濃的親切感，我讀了他們批評某些落後的思想，腐化的作風，都有很強的共鳴。

「打倒四人幫，思想得解放」。在這口號之下，左派的報刊重現了誹謗詬賅的東西。

一家以黨報姿態出現的報紙率先刊登一幅一小幅半裸的模特兒在沙灘戲水的照片，夾雜着一些花邊新聞，很令人難受。一家大型的晚報出現了馬狗版，吹捧自己的「貼士」如何如何準確，每場「狀態」分析的如何如何深入。而其他小報呢，則更是慘不忍睹了。

肉麻的演員私生活揭發，繪形繪聲的歡場文字，甚至一些隱隱約約的「包醫奇難雜症」、「徵友」一類的廣告都

陸續出現。某報有一幅單幅的漫畫，以往多以升斗市民的生活為題材，笑中有淚，然而今日已經墮落為無聊的黃色笑話了。這些報刊，已經淪為低級的小報。

除此之外，副刊的所謂趣味文章也多是介紹某處有某些好吃的，價值只不過多少十元，很便宜之類，鼓吹物質享受的東西。

甚至一些應有的立場都放棄了。某大報在解答一些關於宗教的問題，說是你認為有便是有，你認為沒有便是沒有，他自己的唯物辯證不知那裏去了。

無可否認，兩張主要的報紙在文藝、時事、常識、科技等方面的報導是豐富了些。不過，我仍不禁要問，為什麼要加入這許多不健康的東西？

為了吸引更多的讀者嗎？我相信一些黃色刊物的長期讀者不會轉看左報的，因為他們覺得這些到喉不到肺的太乏味。

為了遷就各階層的讀者，然後向他們提供有限度的教育嗎？以美沙酮代替海洛英？

他們的出發點是怎樣我不知道，只是了解效果就是把一塊一塊清澈的池塘弄成一潭一潭的污水。也許讀者的數量是多了些，但他們對這多了的讀者沒有好影響。

四人幫的言論儘管有多清高，他們的生活是腐化的。口不對心，這是虛偽，可鄙。但連言論都腐化，豈不是更可鄙？

Asthma in perspective

A rational basis for treatment



In mild to moderately severe asthma, when bronchospasm, pre-treatment, bronchodilation, preferably by inhalation, are the first line of treatment and usually all that are needed to maintain control.

Salbutamol (Ventolin) is the drug of choice and is usually more effective when given by metered aerosol. (Hospital Practice, 1975, 1, 331)

Ventolin
(salbutamol)

Ventolin and Becotide are trade marks of Allen & Hanbury's Ltd, London E26LA, England, a member of the Glaxo group of companies.

When the response to bronchodilators is only due to mucosal oedema and hypersecretion of mucus, anti-inflammatory maintenance therapy is essential. Becotide Inhaler is the drug of choice.

Effective control of asthma is achieved with no evidence of systemic absorption or of steroid side effects. (Brit. Med. J., 1972, 1, 585)

Becotide
(beclomethasone dipropionate)